



【第十集】陈桥兵变替周立宗

飞龙传



連盟
www.shuqu.net



《飞龙传》故事之十



陈桥兵变替周立宋

改编 徐 淦 姚 钧 韩家洁

绘画 刘时樑 戴 仁

扫描 森木风雨

制作 小成兄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内容提要

郭威病故，柴荣继承皇位，为周世宗。北汉刘崇入寇。高怀德大战巴公原。赵匡胤中计被困蛇盘谷，幸得史魁救出。杨令公水淹周军，柴荣收兵。郑恩封王娶陶三春，高怀德扮响马迎亲，三春进宫。

周世宗兴兵伐西蜀，西蜀向南唐求救，世宗伐南唐。南唐后主投降，献绝色美人。柴荣从此沉湎酒色。赵匡胤与郑恩讽谏不听，二人密谋放火烧万花楼，韩通告密。柴荣病故，其七岁儿子登皇位。北汉乘机入寇，赵匡胤挂帅，兵出陈桥驿。石守信等诸将拥他为帝，回兵进城，取代后周，建立大宋。全书到此结束。



话说赵匡胤取了高行周的首级，不战而得潼关，带领一万六千人马班师回京。路过太行山时，他与杜二公商议，上山接走姥姥、舅母与表妹杜丽容同行，山寨喽罗不愿当兵的分给财物散伙，放火烧了寨栅。



到了汴京，匡胤先至晉王府說了始末，柴榮大喜。苗光義上前賀道：「恭喜公子，貧道腿筋保住了。」匡胤忙道：「臨行時說話粗魯，多有得罪，望先生原諒！」於是請董龍、董虎、李通、周霸进城與柴榮等相見。



他自己与杜二公陪同姥姥、舅母、表妹到家中见了父母，两家骨肉团圆，分外高兴。贺金蝉对杜丽容尤其亲如姐妹。



次日，周主坐朝，匡胤上殿朝拜畢，奏稱：「臣領兵剿叛，半路收了两山降將五員，兵馬一万三千，到潼關將高行周逼得自刎，已將他首級取來繳旨。」郭威暗想：「高行周怎肯自刎，莫非其中有詐？」傳旨取人頭來看。



木桶呈上，內侍揭开，取首级放在盘内，朝上跪倒，两手把盘子擎得高高的。郭威定睛细看，果然是高行周的头颅，但见眉目如生，颜色不改；一时怒从心起，指着人头骂道：「高行周你也有今日，往日的英雄何在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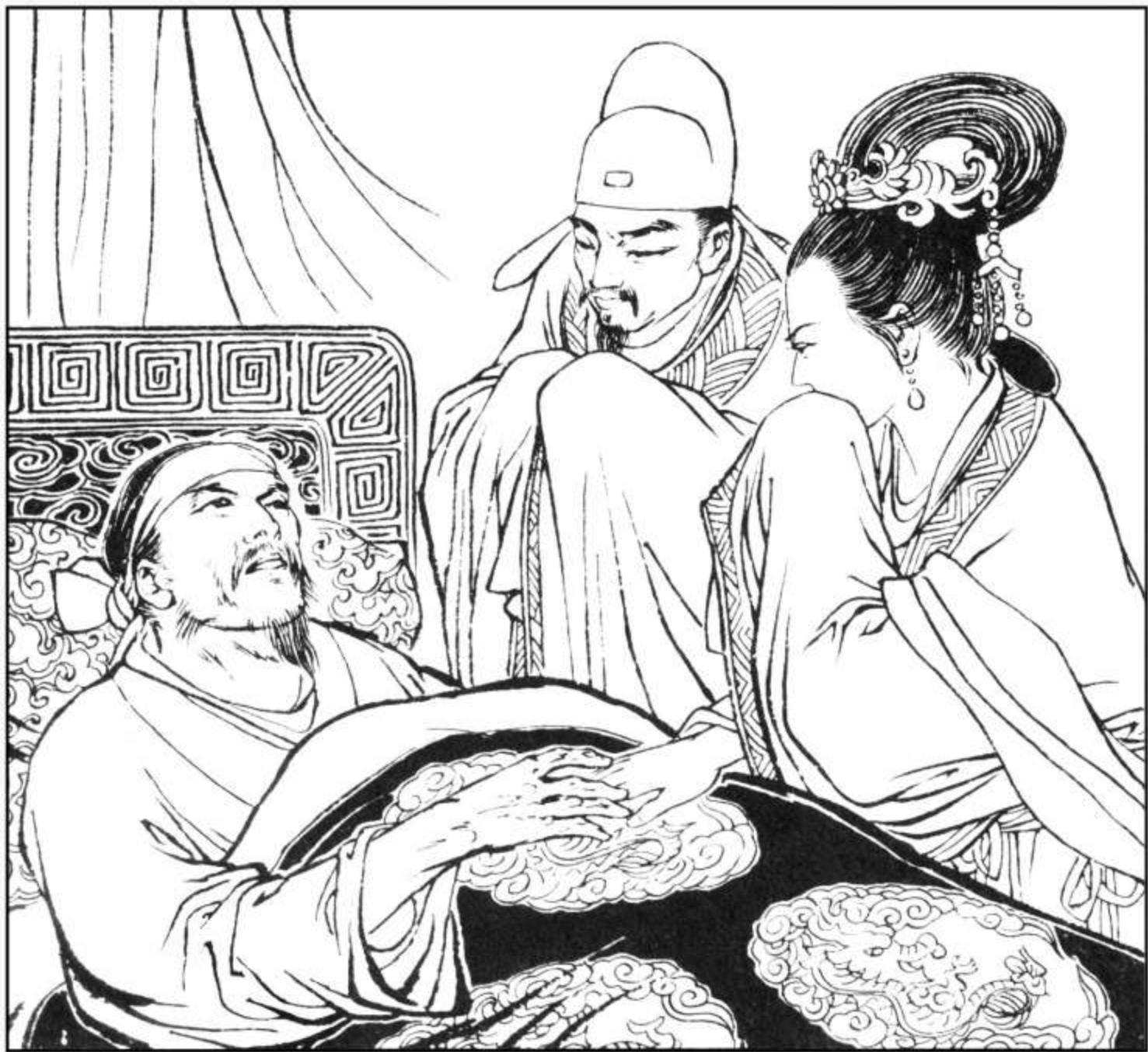
话未说完，高行周的头颅怒发直竖，吹胡瞪眼，口一张，呼的一声响，喷出一股恶气来，直冲郭威，他吓得往后一仰，双拳紧握，两腿一蹬，牙关紧闭，双眼翻白，昏厥过去。两边内侍惊慌失措，齐叫：「万岁苏醒！」



柴娘娘赶来，哭叫不应，只得连人带椅抬进宫中，急召太医诊视下药。柴荣留在宫中寸步不离。到半夜，郭威才悠悠醒转，但精神萎靡，有气无力。柴荣叫内侍出去安慰百官，通知匡胤，且等皇上病愈受封。



郭威病勢垂危，这一日对柴后柴荣嘱咐后事：「我死之后，给我身穿纸衣，装进瓦片棺材，坟不用石头，只用砖砌，不许一个宫人殉葬，坟上不用石人石马，只立一石碑，上写「周天子好俭，遗命薄葬。」」说完长逝，在位仅三年。



柴榮繼承皇位，尊柴娘娘為太后，軍國大事必先稟明太后。他想封趙匡胤、鄭恩王侯爵位，太后道：「休使先帝在天之靈不安，且待平定南唐或北漢一处再封不迟。」柴榮只得遵命，对二人平时仍以御弟相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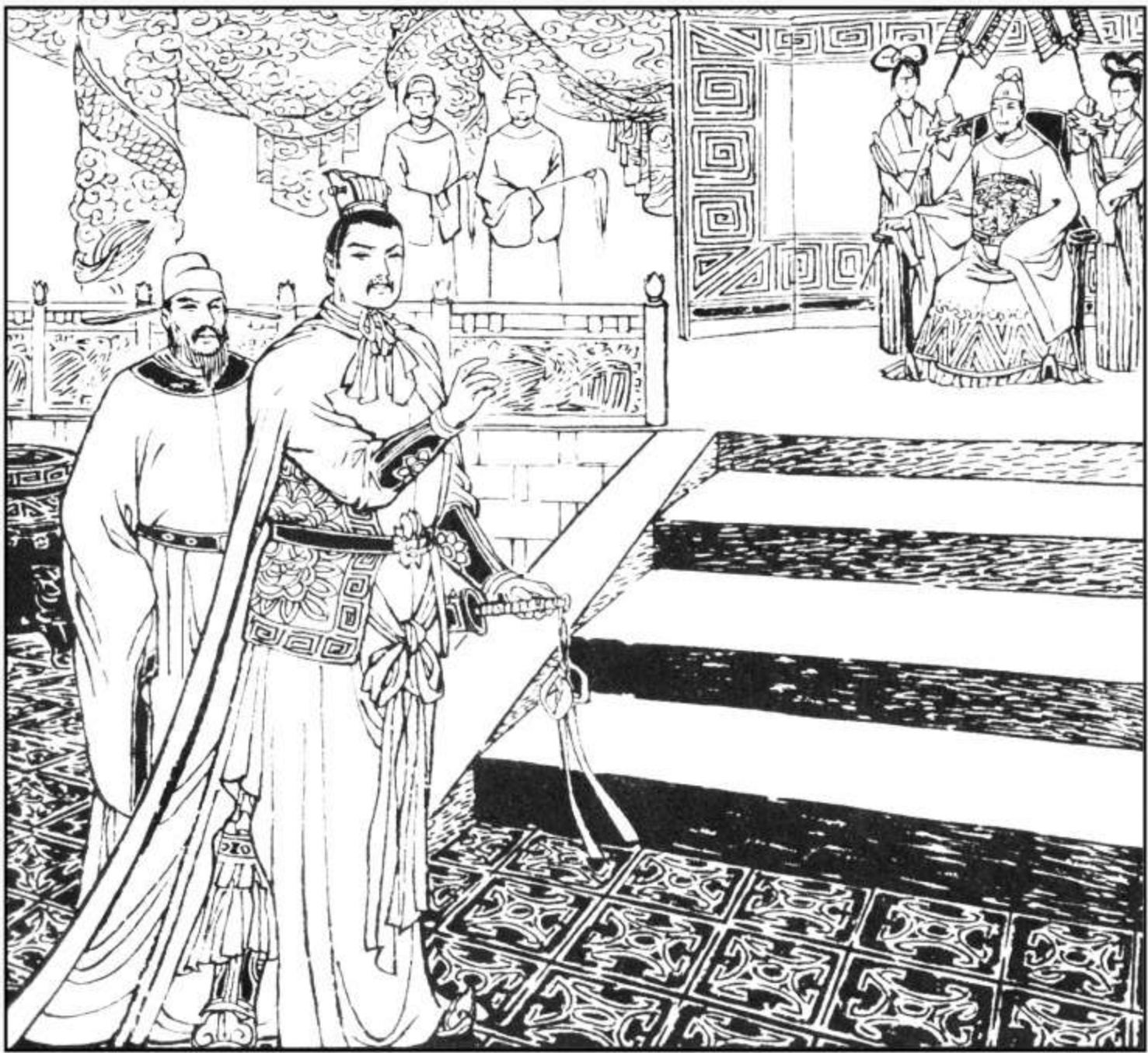
郑恩对匡胤说：「二哥，御弟值几个子儿？柴大哥说过他做了皇帝封你为王，封乐子为侯，现在他忘了吗？」匡胤道：「三弟沉住气，太后说等平定了南唐或北汉再封，我看北汉很快就要造反，少不得有功可立。」



果然，北汉刘崇，听说周主病死，认为复仇机会已到，向契丹借兵两万，自己领兵两万，合力攻打潞州，潞州守将李筠差人星夜到汴京告急。



柴荣与众臣商议，意欲亲征。三朝太师冯道认为不可，枢密使王朴认为去得。柴荣遂下诏亲征，他想调外镇名将充当先锋。赵匡胤道：「陛下初登大位，藩镇大将不宜轻调，先锋不如就地取材，在教场演武挑选。」柴荣准奏。



次日，柴荣到教场在演武厅坐定，由军士于平坦之地立起红心靶子，传命以箭法高者取为先锋，力勇者取为副先锋。左队跃出一将，上前说道：「臣先射箭，后比勇。」柴荣一看，原来是爱婿张永德，便命他在将台前走马试射。



永德一连三箭，都中红心。柴荣大喜，正要命取先锋印给他。右队冲出一将，大呼：「且慢！臣虽初学弓箭，也要与驸马比个高下。」柴荣一看，乃是郑恩，暗想：「他倒学会不称乐子了，但莽汉哪会射箭？且看他当场出丑。」



郑恩跨上陶家兄弟赠他的乌骓马，扯弓搭箭，嗖嗖嗖，也是三箭都中红心。鼓声震野，彩声雷动。永德怒道：「敢与我比勇吗？」郑恩岂肯示弱，两个正要动手，匡胤连忙高叫：「二位且住，待我请旨定夺。」二人立马场中等待。



匡胤对柴荣说：「永德乃陛下爱婿，郑恩是你我义弟，两虎不可相斗，免有一伤，将台下石狮子约重千斤，陛下可命二人，谁能举上台、提下台者便为正先锋，不许再争。」柴荣依言下令。



二人各自下马，走到台前，看那石狮子高出五尺，入地七尺。永德左手撩衣，右手提起石狮子上台、下台，放还原处，但喘息不止。郑恩提上提下之后，也喘息不止。两个又是平手，匡胤正感为难。



忽见从人群中闪出一个少年壮士，身穿素衣箭服，走到台前，提起石狮子，举上将台、提下来之后又慢慢地在军前走了一圈，这才轻轻放于原地，一不喘息，二不改色。全场齐呼：「真棒！真棒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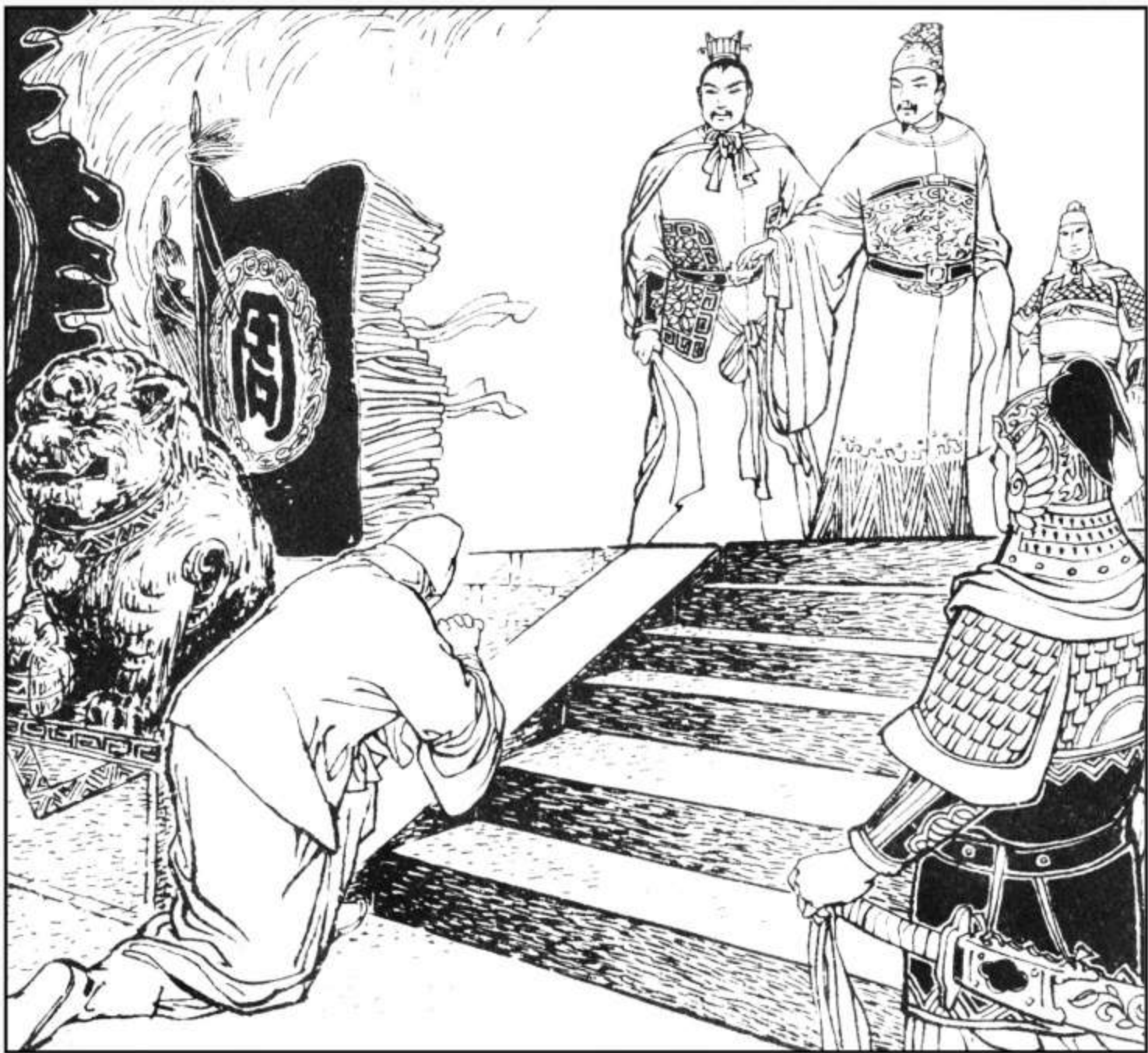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叫人把壯士邀來問他姓名，他答道：「小人姓高名懷德，乃高行周之長子，從山東到潼關奔父喪後，流落江湖，寓居汴梁；聞皇帝演武，特來獻技，願充馬前卒，以酬平生志。」匡胤記起高行周留書，立刻走上將台。



他向柴榮保荐高怀德，柴荣听说是高行周之子，勃然大怒：「贼子自投罗网，与朕拿下斩首！」匡胤谏道：「不可！高行周得罪于陛下，他已自刎，是可释怨。他儿子无辜，况今出兵河东，正要用人，要知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」



柴榮回嗔作喜，宣懷德上台說：「朕与你父有仇。但念朕之仇，一人之私也；为国家用人，天下之公也，朕岂可以私愤而废公事。看你的勇力，足堪任用，不知骑射如何？」怀德答道：「高家枪才是绝技，骑射小道，请主公一试。」



柴荣传旨给他弓箭试射，怀德连发三矢，都中红心，柴荣还想只用他为御侍卫，匡胤又奏道：「此人必须大用。况驸马与义弟争夺先锋，未定高低，何不将正先锋印给了怀德！」柴荣准奏。当厅又赐金花御酒。



次日下旨：太后监国，窦仪、范质参理政事；以赵匡胤为亲军史，郑恩为副史，张永德为监军，王朴为军师。张光远、罗彦威、杜二公并受禅州、澶州、河南节度使分镇，调原节度使史彦超、马全义、刘词随驾出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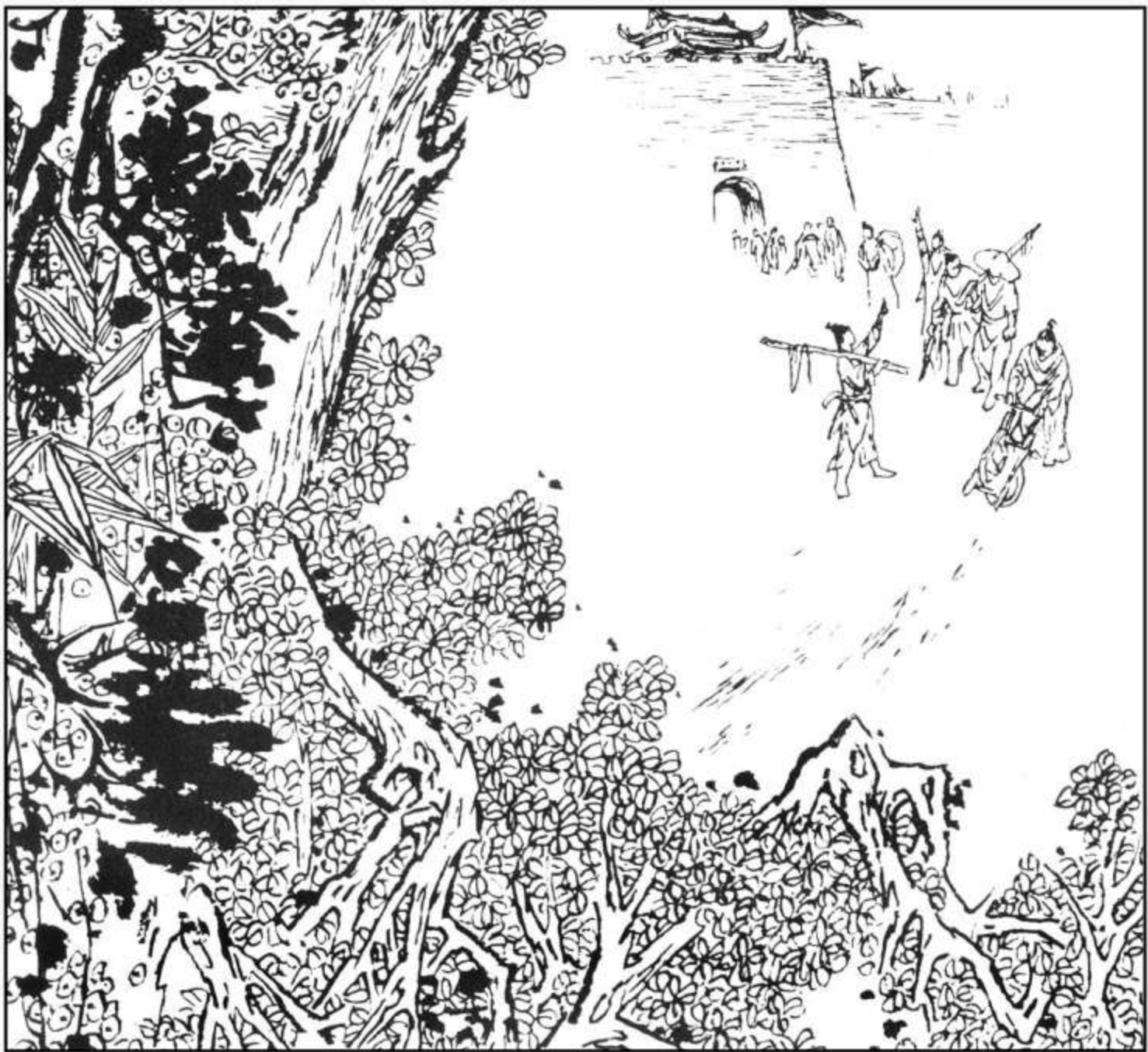
柴榮親領大軍十萬，渡過孟津，用軍師王朴圍魏救趙之計，不救潞州，直抵北漢邊邑天井關。前鋒高懷德抵關下寨，準備攻城。



北汉天井关守将李彦能出关迎战，二将战有二十回合，高怀德枪法厉害，杀得李彦能大败而逃。



李彦能闭关不出。匡胤的中军一到，围攻十日，城攻不下，用高怀德之计，扬言退兵往救潞州，其实埋伏在城关两旁。李彦能信以为真，让军士将息一日，放百姓出城采樵。



忽报周兵又到，彦能令百姓火速进城，怀德的兵士乘乱混进城去，斩关砍锁，放匡胤人马进城，一面在关后纵火。彦能亲自来救，被怀德一枪刺于马下。



柴榮駕到，諸將迎接進關，朝賀旗开得勝。匡胤奏稱高懷德智勇双全，立下头功。柴榮大加奖赏。养马三日，令前军怀德进兵怀州，匡胤领中军跟进。



怀州守将张志忠向怀德投降，柴荣驾到，封张志忠为本州团练后；大军立即从怀州继续前进，十日已到泽州。在这里遭遇了刘崇。原来刘崇因闻周军连夺二关，已将攻打潞州兵马撤到此地，屯于高平南岸。



刘崇使元帅白从辉、先锋张元晖，与契丹主派来的元帅耶律奇、先锋杨襄分东西对面安营；讲好不论东营西营，一方战胜周军，另一方按兵不动，一方危急，另一方出兵救应。



汉军周军交战后东营北军先战胜南军，西营杨襄看了按兵不动；到了南军反败为胜，耶律奇与杨襄却慌忙遁回辽邦。刘崇失去救应，兵败如山倒，两万人马十亡其八，先锋张元晖阵亡，自己被张永德射中左肩，负伤逃命。



潞州守将李筠迎接柴荣进城，众将朝贺高平大捷。柴荣论战功次第，封赵匡胤为殿前都虞侯，张永德、郑恩、高怀德、史彦超等十余人都封了侯。然后下令从潞州出发，长趋河东，直捣晋阳，想一举消灭北汉。



刘崇自归晋阳，一面收养败卒，修固城池；一面派王得中向契丹主诉高平战中耶律奇、杨襄坐视不救之苦，二次求借救兵，契丹主答应亲自从忻州出兵夹攻柴荣，叫王得中先回晋阳报知刘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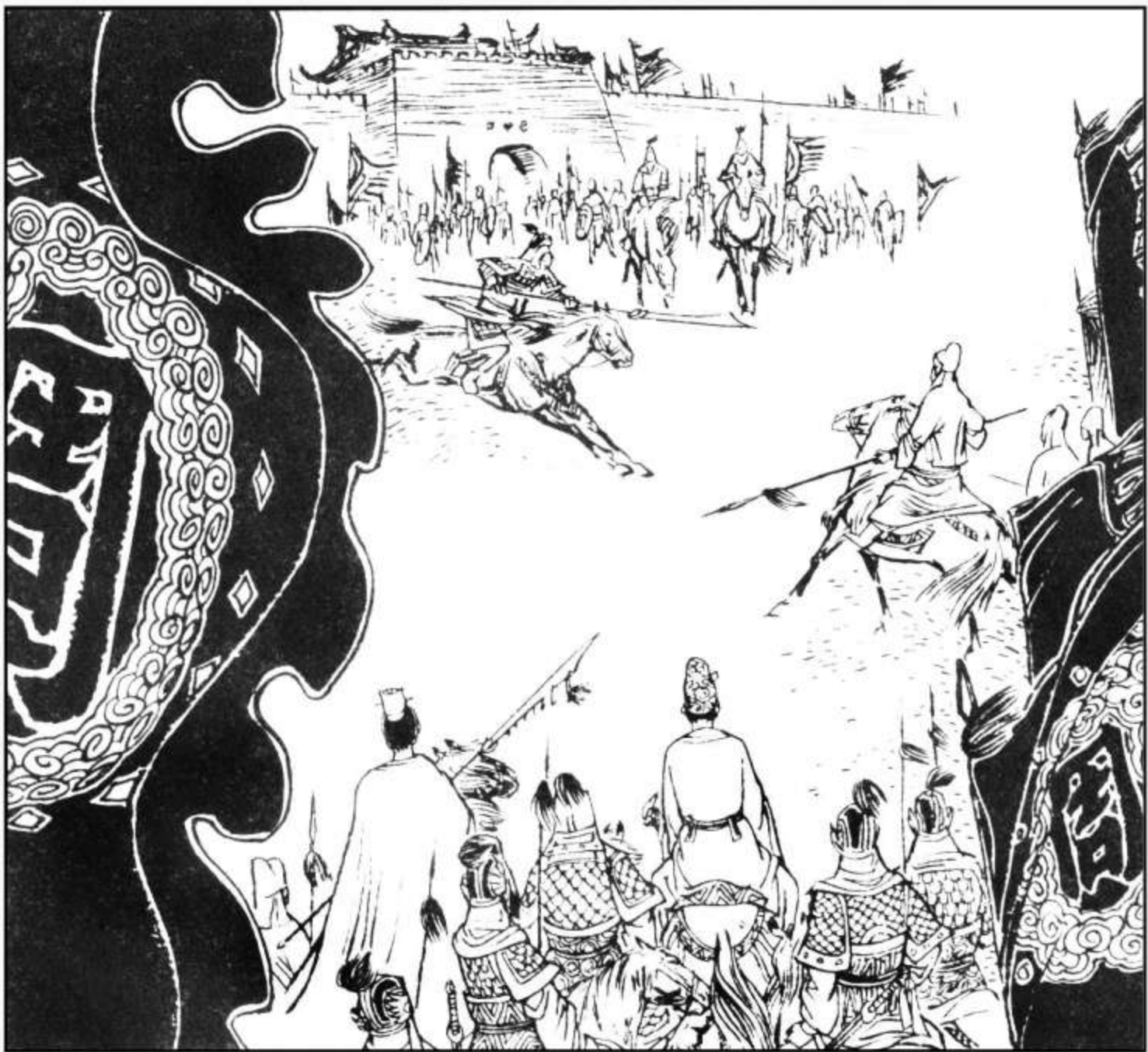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柴荣大军已到河东，扎营城南，连营四十余里，分遣诸将攻打晋阳。刘崇分拨诸将坚守，专等王得中回来报告契丹何日兵到，再谋夹击周军。王得中从辽邦回来，却在中途被周兵捉住。



柴榮审问王得中：「你主向契丹求救，知他几时发兵？」王得中当堂自杀。柴荣与诸将商议对策。匡胤道：「契丹虽然出兵，岂肯出力，观望而已。陛下可分兵阻住契丹，一不与交战。这里仍攻晋阳，晋阳一下，契丹不战而退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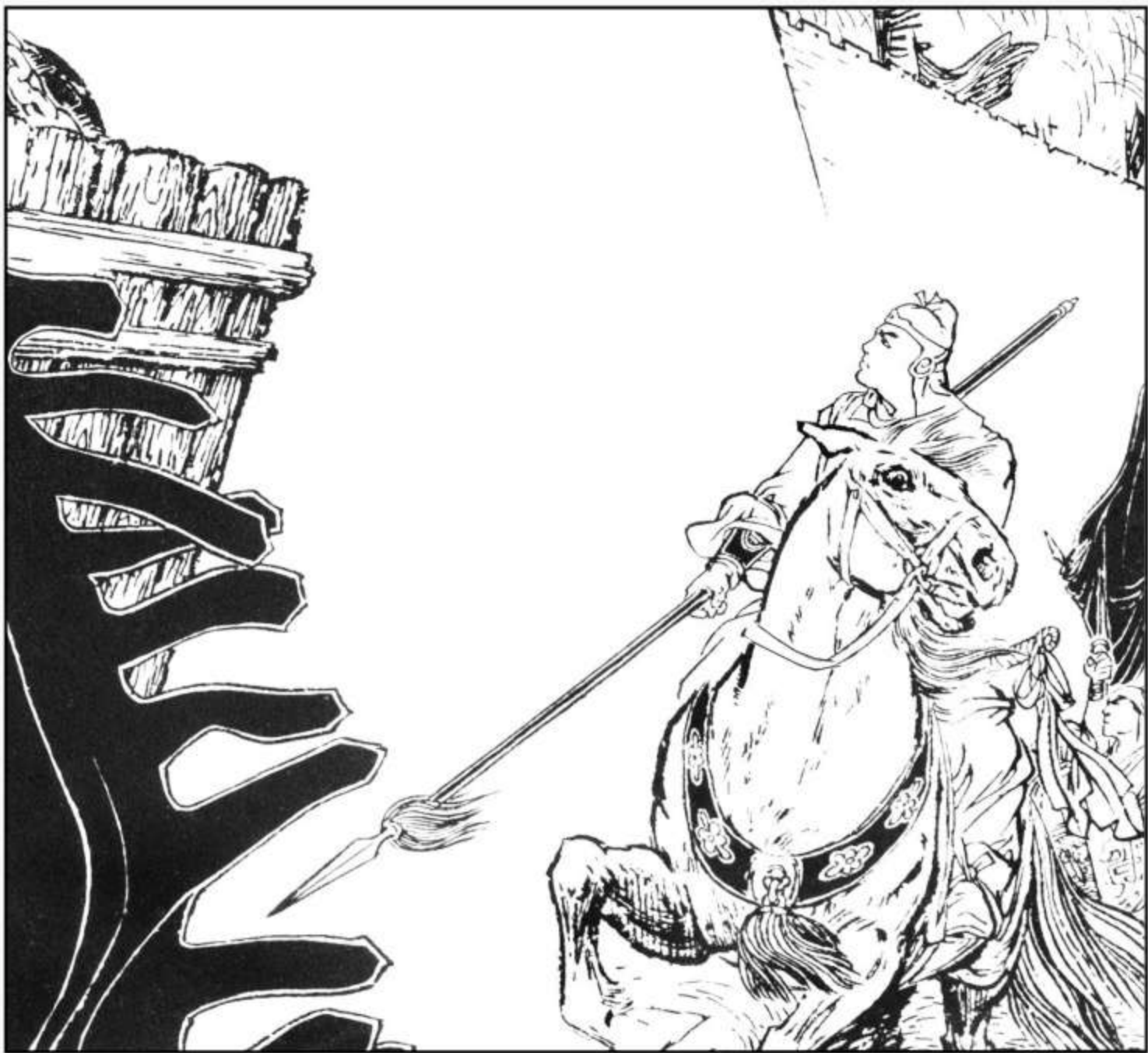
周兵到城下百般挑戰，劉崇令親軍使丁貴與李存節、陳天壽二將出城。柴榮巴不得晉陽有兵出來，親自出陣，左有趙匡胤、右有高懷德，立于旗門之下。丁貴号称三手將軍，使一口大刀，拍馬直取懷德。



二將大戰百十来合，未分胜负。刘崇上城楼观战，一眼看见柴荣，命白从辉快放冷箭。这一箭正中柴荣坐骑，马乱跳起来，将柴荣掀翻在地。北阵陈天寿飞马提枪来刺，赵匡胤喝一声：「休伤吾主！」操起九耳八环刀劈去。



天寿用枪一架，震开虎口，逃回北阵。南阵上飞出董龙、董虎、李进、周霸，将柴荣救起。郑恩、张水德率精兵赶到助战，丁贵见南军蜂拥而来，回马收兵入城，怀德追到河边，见吊桥扯起，这才收兵。



丁贵、陈天寿见了刘崇，一个说赵匡胤英勇无敌，一个说高怀德勇夺三军，都说契丹被堵屯兵忻州，不能依靠，必须从绛州调单珪来救河东。刘崇知此人善于用兵，过去战无不胜，即差官往绛州宣召单珪。



这单珪果然足智多谋，带四个儿子，领兵三万来救河东。兵到离晋阳三十余里的凤凰山扎下营寨。他给四子授计道：「闻赵匡胤、高怀德二将利害，我知离此五里，有一蛇盘谷，尔等可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」



单于守信、守杰领兵三千去两下埋伏。单珪自己与守信、守能来向周营指名挑战。怀德关照匡胤：「这单令公老奸巨猾，要防他诡计多端。」匡胤毫不放在心上，提刀出马。守能举方天画戟来迎，两马相交，战了七八回合。



守能回馬便走，单珪与守信出马抵住。匡胤独战一老一少，不上十合，单珪伪装坠马之势，守信假意扶救，父子一齐往东北败了下去。匡胤大呼：「捉住老贼，胜斩百将！」拍马来追。怀德随后挥兵掩杀，北兵四分五落。



匡胤深入重地，逢见单珪与守信在马上各丢弃头盔而逃，马上加鞭，领人马星火般紧追。看看追进谷内，忽然不见了单珪父子，匡胤起了疑心，令军士探路。军士回报：「谷内只有一条长虫似的小路，已被截断，别无去路。」



匡胤知己中計，急令后軍速退。谷口伏兵齊起，把五千人馬层层围在蛇盘谷中，匡胤几次冲杀，无法突围。单硅又用重兵绝了谷口，使高怀德无法援救，只得回大营搬兵。



柴榮大驚，令張永德、鄭恩來救。但晉陽城內劉崇也已遣丁貴、陳天壽領兵二萬，屯在城外，與單珪成犄角之勢。周兵殺到鳳凰山前，都被山上炮石弩箭打回。接連十余日，天天如此，急得柴榮如坐針氈。



单珪想将匡胤五千人马饿死蛇盘谷中，十分得意。这天夜里却来了个部下，献计道：「小将史魁，感到为了赵匡胤一人而旷日持久，不是上策，我愿领一支人马杀人蛇盘谷，取赵匡胤首级号令军前，周兵见了丧失战志，晋阳之围可解。」



单珪虽然老谋深算，没有算到史魁与匡胤是至交，依计给了他兵马。史魁用箭书通知周营，再转身与心腹将校刘勇讲定：「我已投顺柴荣，要到蛇盘谷救出赵匡胤，你明日夜间在营中放火，我从谷中杀出，自有周兵接应。」



史魁凭令箭进了蛇盘谷，见周兵吃尽了马匹，活着的已不上千人，匡胤坐在石上默默无言，他便独自走到他面前叫道：「赵公子，还认得故人史魁吗？」匡胤大喜道：「前蒙史兄在五索城相救，今日又来救我，万幸万幸！」



史魁令他的军士把身边带的粮米取出来让周兵吃了一顿饱饭。到次日三更十分，刘勇在营中放起火来。周营中诸将见了，领兵杀向蛇盘谷。史魁与匡胤领兵奋勇冲出，将把守谷口的兵士杀得如砍瓜切菜一般。



二人剛出谷口，迎面來了單珪，大罵：「史魁叛賊，怎敢誑老夫助敵！」揮動大刀砍來。史魁舉槍相迎。未及一合，高懷德冲到，一槍刺來，單珪抽回刀來招架；匡胤斜刺里殺來，手起刀落，送了他的老命。



单珪的四个儿子和绛州来的三万人马降的降，逃的逃，不留一个。丁贵见周营兵势大振，带了他的兵悄悄退入城中去了。匡胤、史魁见了柴荣，柴荣封史魁为左参军；下令移兵汾水界安营，昼夜攻打晋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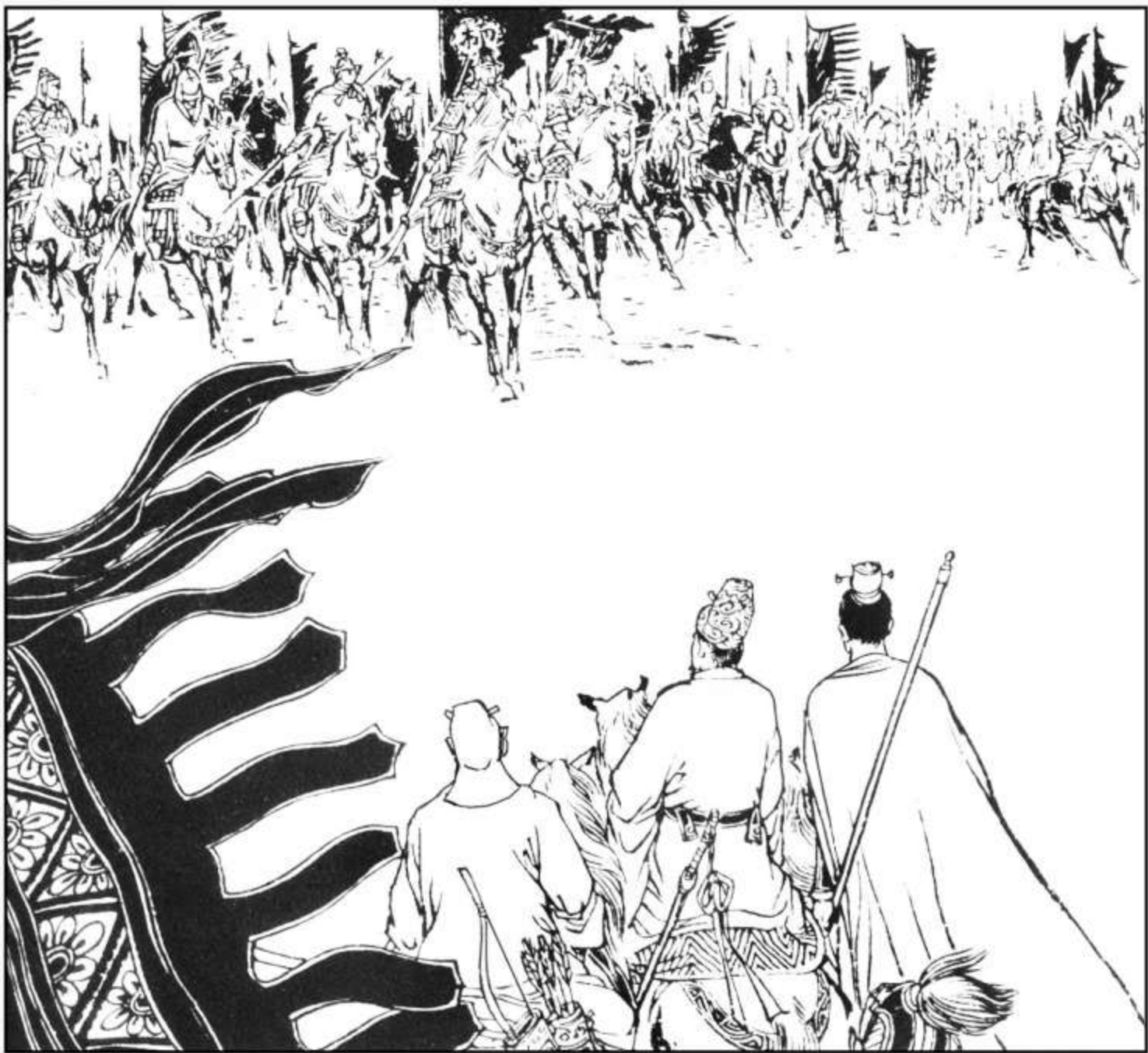
刘崇慌得坐立不安，丁贵、白从辉劝道：「主公勿忧，还可动用最后一支精锐重兵，就是高祖倚为泰山的应州山王杨衮之子、余志龙之婿——金刀杨业。」刘崇依言，差官赶往应州宣调此人。



这杨业与夫人余氏生了七个儿子。叫延本、延定、延辉、延朗、延德、延昭、延嗣；两个女儿，叫八娘、九妹；还有个义子，姓了杨叫杨怀亮。杨业接到北汉主招书，即日点起三万精兵，同八个儿子一齐起行。



杨业到金锁关安营。周营见北汉又来了生力军，仍由匡胤领兵一万，与郑恩、高怀德等来到本州旷野，摆开阵势。但见山后兵马果然雄壮，主帅杨业骑马出阵，八个儿子分列两旁，与单珪父子大不相同。



高怀德拍马挺枪，至阵前高声喝问：「后山汉将，谁敢来会我？」对阵杨怀亮舞起竹节钢鞭，纵马相迎。二人战了四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杨业在马上见义子不胜，极羨怀德之勇。时天色已暮，两下鸣金收兵。



杨业爱将才若渴，收兵后与延昭说：「周营与怀亮对阵的勇将，枪法极高，必须定计先捉住此人为吾所用。」延昭问：「父帅用何计？」杨业道：「离金锁关四里有一所在，名叫铁笼原，明日你我可如此如此，活擒此将。」



次日，杨业布置好埋伏，出三关讨战。这边仍由杨怀亮出马，那边叫高怀德上阵战了十合，怀亮诈败，回马往本阵逃去。杨业装作慌乱，带兵先走。怀德拍马追上，匡胤趋兵压进。怀德贪功，一直追近铁笼原。



伏兵齐起，杨延昭将周兵冲成两截。怀德无法突出，意欲拼命。杨业却又大呼：「要捉活的！」使他连求死也不得。



当夜，杨业命杨怀亮修书射进原中劝降。他万没有想到这个义子实为高行周的次子，幼年失散，流落山后，两日来在战场上依稀认得怀德是他亲哥，此刻修书，写的是：「郢州高怀亮，问来将是否同胞，速来回音。」



怀德见书，立刻在书后写了几句，亲自射回原处。怀亮拆开一看，上写：「郢州高怀德，告诉射书人，父亲行周已殉难，如系胞弟，速来相救。」



怀亮连夜到原中与怀德相见，他对部下声言周将已受招降，主帅正在等他去见。部下深信不疑，让他带了怀德与几百残兵出了铁笼原，去到锁金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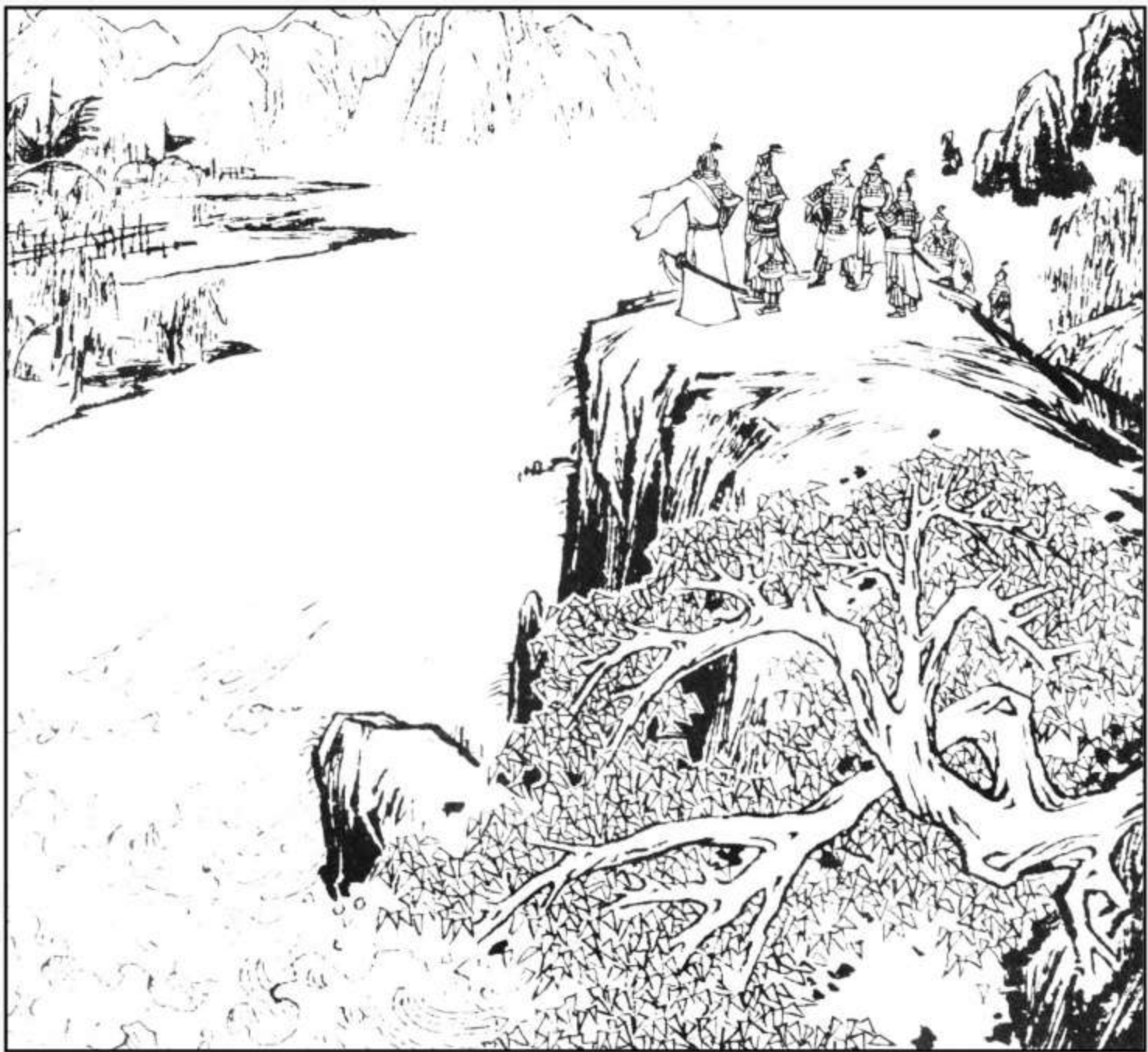
怀德怀亮来到关前，改道直奔周营。杨业闻报，命延昭领兵追拿。看看追到，延昭喝问：「杨怀亮！父亲收你为子，恩重如山，你背反而去，是何道理？」怀亮道：「请六郎拜上义父，怀德实是我同胞哥哥，不得不救。」



延昭大怒，挺槍直刺，懷德懷亮双双迎戰。正南上又來了周營鄭恩的人馬，延昭不敢戀戰，只得引兵回關。



杨业因未能捉住怀德，反而失去怀亮，着实恼怒。过了几日，他带了七个儿子，骑马上高阜处观看周兵，见旗帜严整，兵势浩大；再看那龙川水势，白浪滔滔，连接汾水，不禁大喜道：「柴荣不识地理，自取其祸！」



时当八月，秋雨连绵。杨业发动全军士卒，整备船筏，检点水具，把各处水口一一堵住。他学当年关羽之计，专等雨多水发，放开闸坝，准备大淹周兵。



周兵因连日秋雨，满营潮湿不堪。匡胤见柴荣道：「我军列于汾原，地势甚低，前望龙川，水势泛滥，倘杨业决水，如何是好？」柴荣召军师计议。王朴道：「主公速宜拔营移寨。」一言未必，忽听帐前一片声响，如万马奔腾。



柴榮出帳上马，但见四面八方，大水汹涌而来，顷刻之间，平地水长数尺。步卒无船无马，没处躲逃，惟有随波逐浪，淹没漂流。赵匡胤只得保住柴荣，两骑奔向高处。



正遇杨业与延昭驾快船，摇旗擂鼓而来；发现柴荣绕岸而走，立即弃船登岸来追。匡胤挥刀跃马，独战杨业父子，幸周营杀来四将，郑恩、张永德抵住延昭，高怀德、高怀亮保了柴荣先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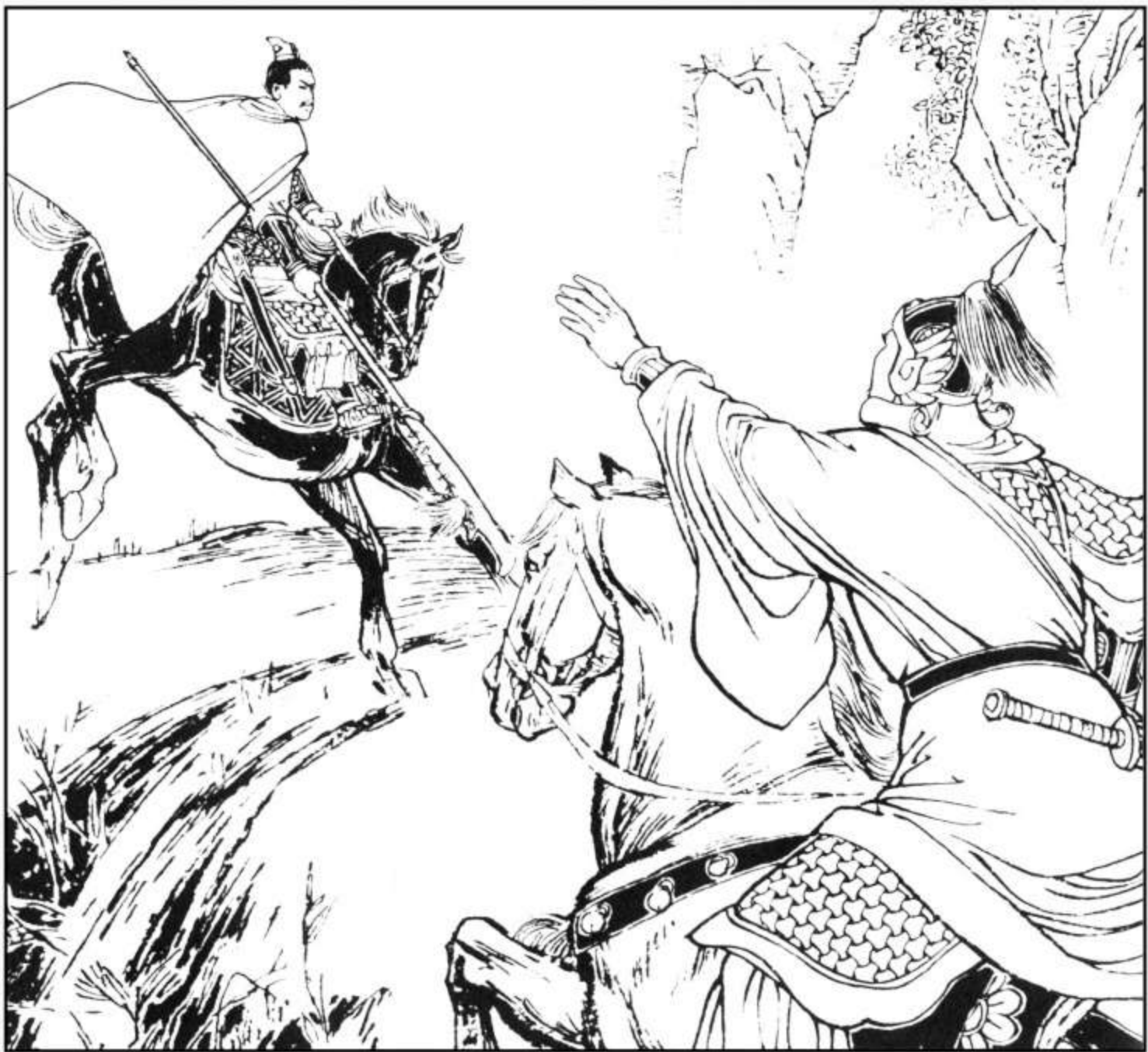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力战杨业，料不能胜，回马想走。杨业大呼：「红脸小将，降我者生！」匡胤答道：「堂堂男儿，宁死不降！」单骑过龙川坝，不防道路泥泞，马失前蹄，连人陷入沼泽，杨业一马赶到，举起金刀，对准他的头顶直劈下去……



只听得霹靂一声，匡胤头顶上出现一条飞龙，伸爪往上托住金刀。杨业大惊，想道：「莫非此人日后要做中原皇帝？不可伤他，留个后步。」



匡胤坐下赤兔馬，騰地跳出澤中。匡胤定了定神，帶緊絲繮，正要往前面奔去；見楊業勒馬提刀，不但不來追趕，還叫道：「且慢，前面是絕路，走不得，你須往南，才是大路。好自為之，请记住今日楊業不殺之恩。」



杨业说罢回马而去。匡胤心里沉吟，不知何故；策马向南，走了不久，迎面一彪人马寻来，却是郑恩。弟兄一同沿岸向南走去，但见水势汪洋，各营兵马，除会水的一二万得救外，余皆遭了浩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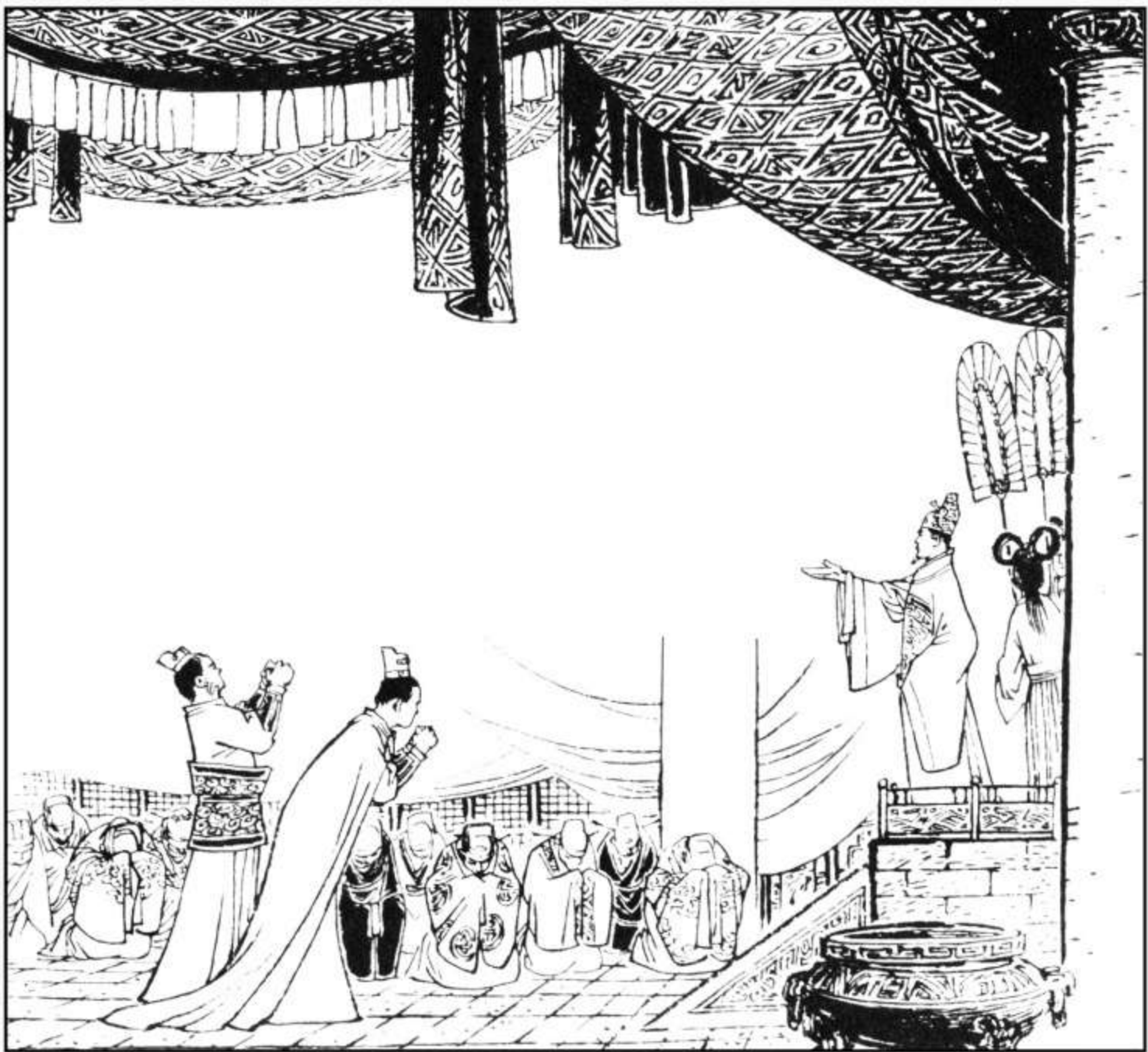
诸将保了柴荣、王朴退到数十里外，招集残卒，扎立营盘。柴荣不甘惨败，还想与杨业决一死战，报此大恨；匡胤、王朴等劝止，只得差人暗暗抽回牵制契丹兵的岳元福那支人马，与郑恩一起断后，然后下诏回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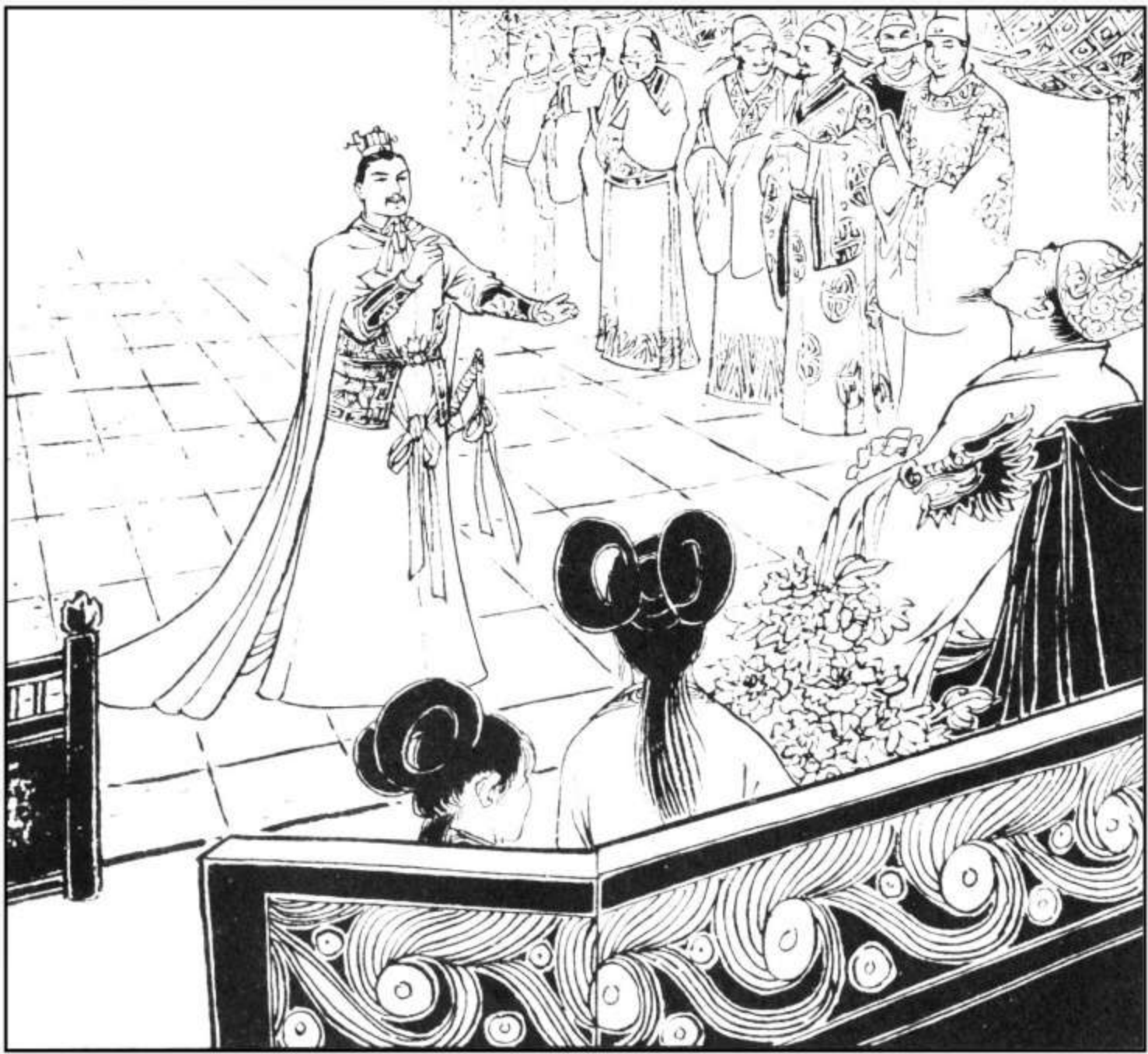
杨业得胜进城朝见，刘崇慨然叹道：「高平一战，早召卿来，何至大败！」杨业辞驾回应州时说：「辽邦野心勃勃，不宜亲近，主公虽竭力供献，彼贪得无厌，我则国库空虚，今后请三思。」刘崇点头送别。按下不提。



且说柴荣收兵回朝，进宫见过太后；上殿论战功大小，定爵位次第。赵匡胤封为南宋王，郑恩封为汝南王，高怀德、张永德、张光远、罗彦威、史魁以下皆封列侯，进王朴为丞相。群臣谢恩。



匡胤出班奏道：「汝南王郑恩前聘陶家庄陶三春，尚未婚娶，求圣上恩赐完姻。」柴荣问：「三弟何时定亲，何人为媒？现在何处？」匡胤一一说了前提，柴荣几乎笑倒，宣汝南王上殿。



郑恩袍笏上殿，气概与前大不相同，虽然学了些礼仪，此刻却又忘了，只作了一个长揖。柴荣赐坐，他坐在绣墩上，眼睛看鼻头，动也不动，以为尽了君臣之礼。



柴榮問：「三弟定了亲，怎不早提？」他答道：「这是二哥干的事，与小弟何干！陛下要去迎來，就给了二哥吧！」金銜殿上，哄堂大笑。柴荣传旨：「着礼部差官四员，备半副銜驾，往陶家庄迎接陶三春，为汝南王成亲。」



退朝后，郑恩扯住匡胤说：「二哥，我对你说过的，这女娃娃，委实不要她，娶来做什么？我向来无拘无束，接了来我也不与她拜堂。」匡胤道：「你敢违旨吗？」他才不敢再说，眼看礼部奉了圣旨，差官备銮驾往陶家庄迎娶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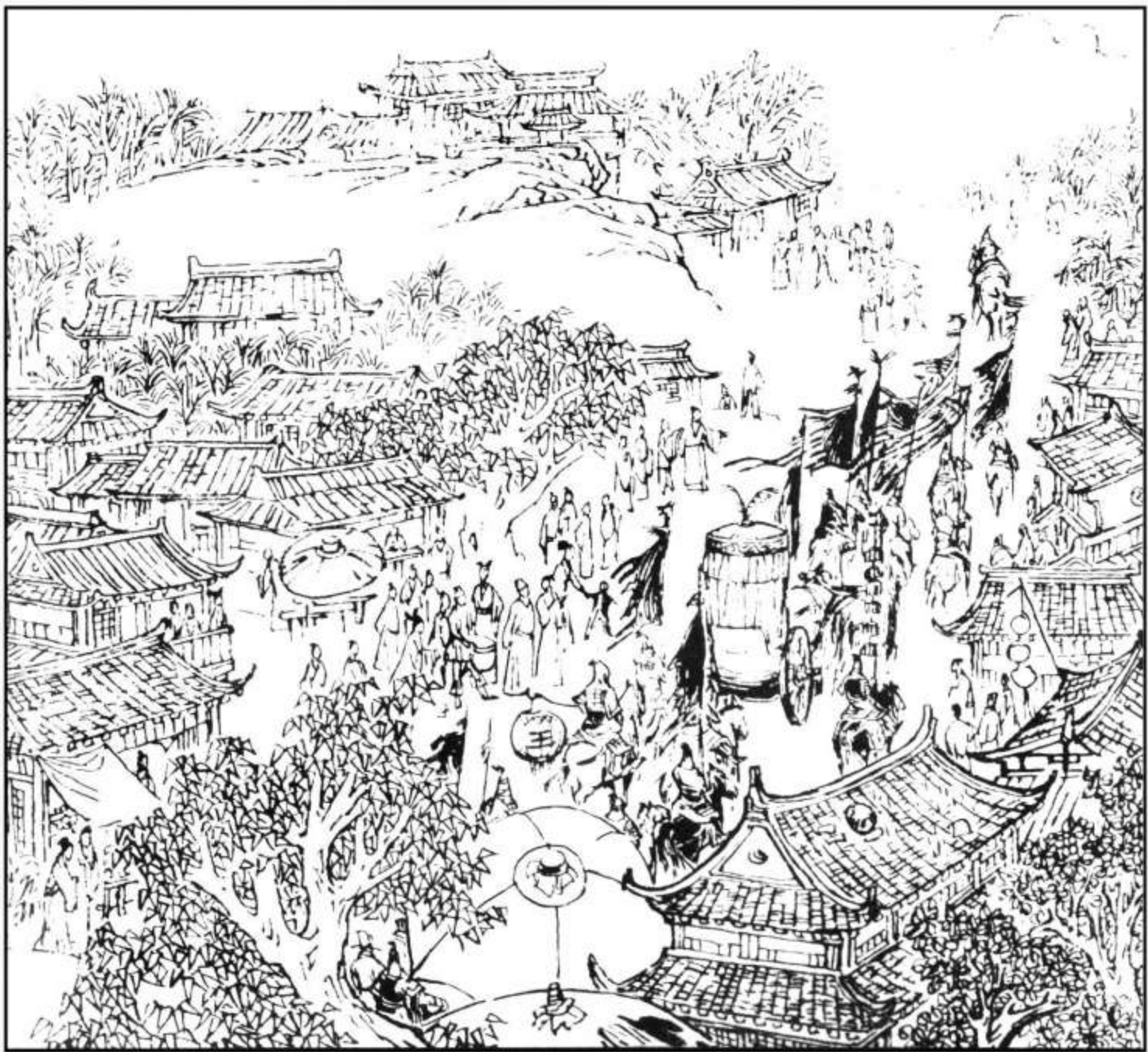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却与高怀德商议道：「陶三春曾经制服郑三弟，她目中无人，未免把我们都不瞧在眼里，所以我想半路上送个信给她，使她知道爷们的利害。别人对付不了她，只有高兄行，你可带领家将，如此如此……」怀德大笑答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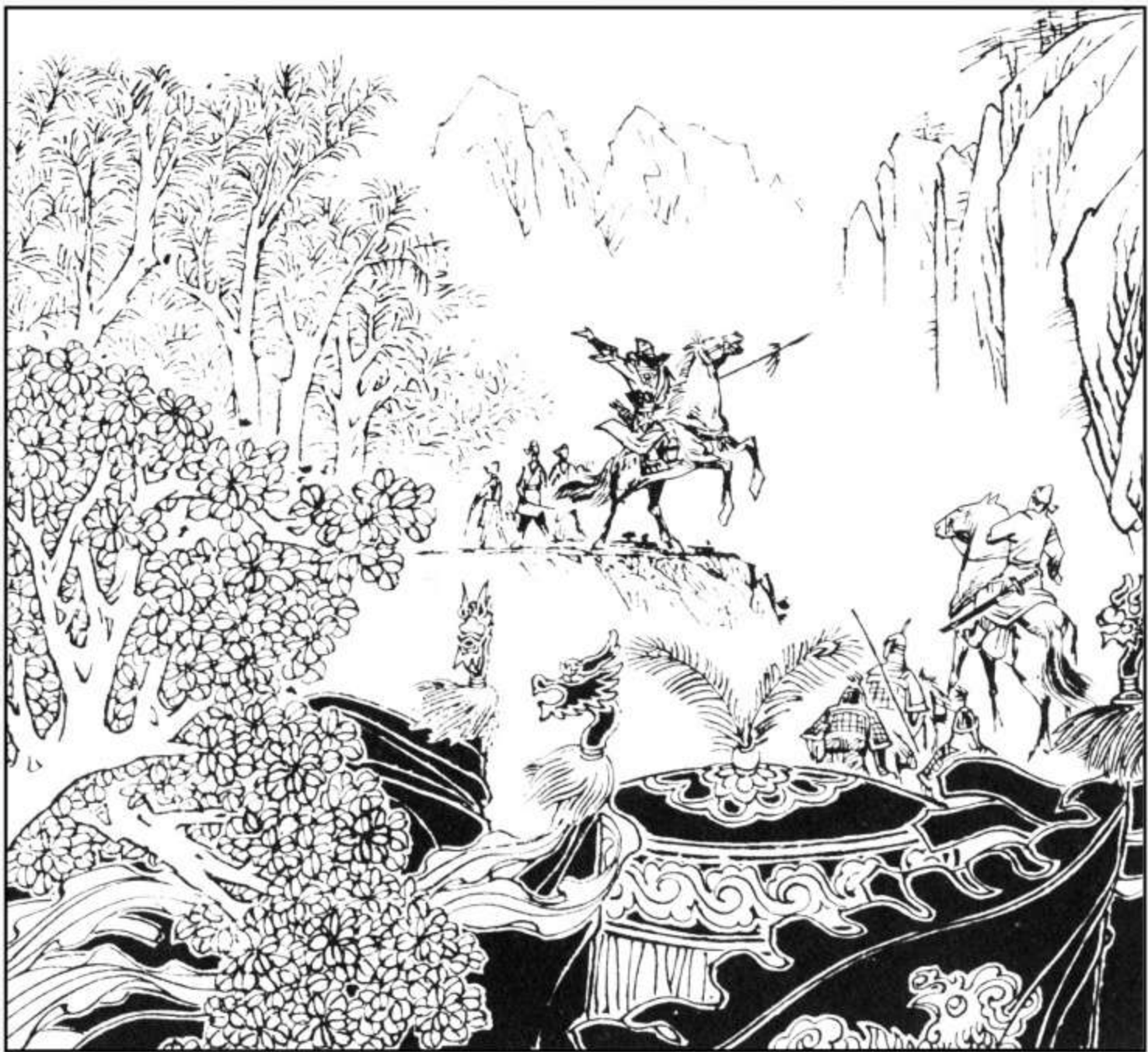
且說陶家庄陶龍虎，一直在打听郑恩的消息，先听说他在河东立功封了侯，向妹妹道喜。三春说：「道喜太早！有言在先，他得有了王位，才敢来迎娶。」后来听说封了汝南王，兄弟二人就置办起嫁妆来，三春自己也在准备。



这一日县官陪同礼部差官，打着「汝南王奉旨迎亲」的牌，排列花簇簇的半副銮驾，前来迎接王妃。陶家办喜筵酬酢后，三声炮响，銮驾起行。邻里夹道欢送，人人夸奖：「人不可貌相，丑姑娘福大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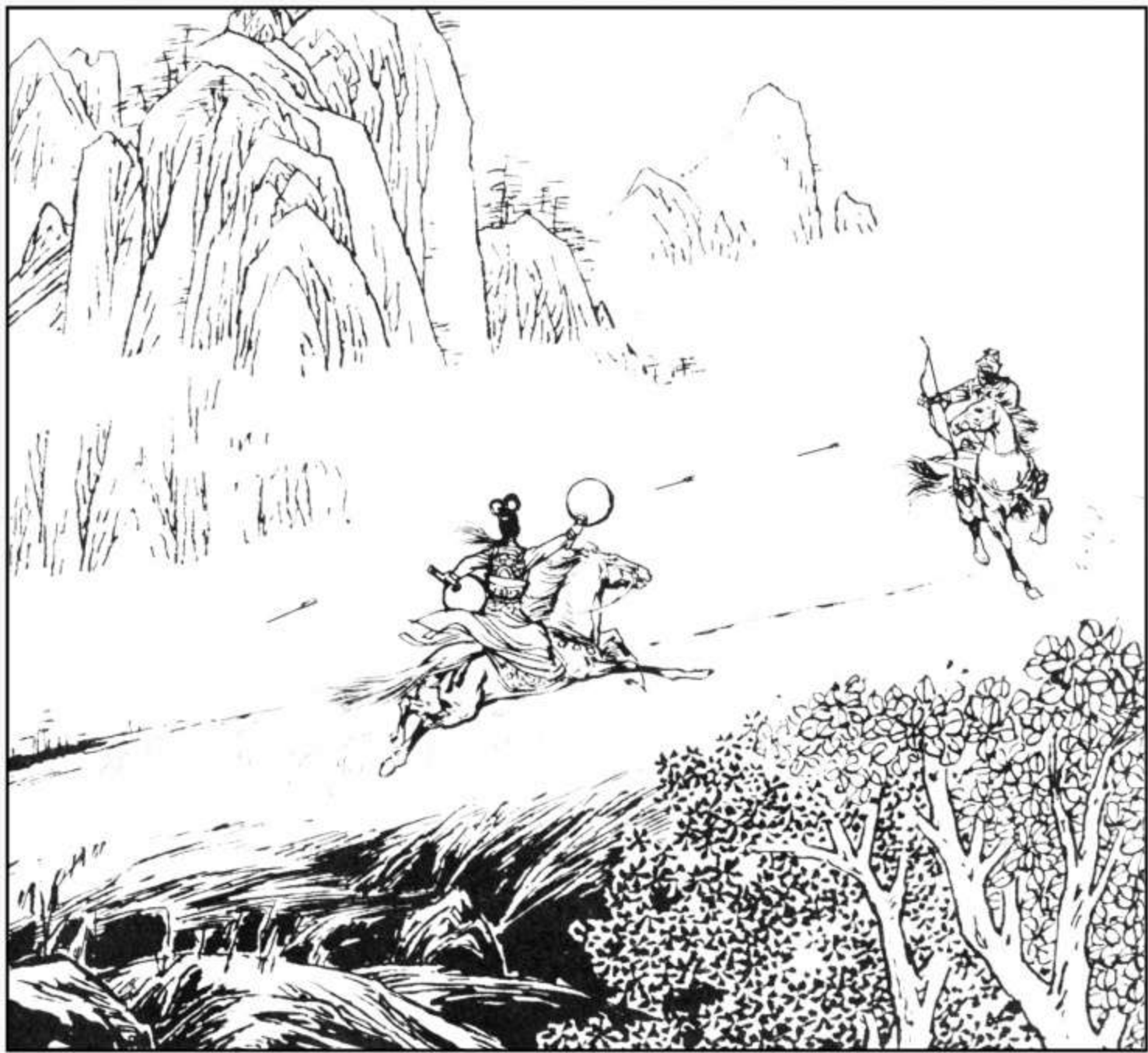
行了多日，來至离汴梁不过三十余里处，忽听林中一声唿哨，闪出五六十骑强人。当头一位蒙面大王，坐马端枪，拦住去路。喝道：「呔，本大王不要卖路钱，只要你们把王妃留下，与俺做个押寨夫人，万事全休！」



陶龙骂道：「毛贼，你欺人惯了，不知王妃娘娘的本事，我去请她来，一顿铜锤把你打死！」说着带马往后。三春见车马停住，正问为何不行，陶龙来到跟前，把响马的话说了一遍。三春大怒，当即全身披挂起来。



三春騎上白馬，手執兩柄銅錘，帶領家將，拥到前面，大喝：「何处毛賊，想来讨姑娘的便宜？」那大王二话不说，弓弦一响，一支箭从三春耳边擦过，又一响，第二支箭从她右耳擦过。三春说：「有多少箭都射来吧！」



第三支箭刚到三春护心镜，被她一锤打落马前。她提锤拍马冲来，那大王挺枪招架，才知道她的铜锤，总有八十余斤重，那大王暗暗喝彩，两个战有三四十合，三春也暗想：「此人枪法高超，不像响马，不可伤他。」



三春心里这么一想，手略一松，大王用枪望肋下用力一拨，想拨她下马。不料她用肋夹住，放下一柄铜锤，捻住了枪头。大王使劲一扯，却拖不动，三春早把另一柄铜锤夹头盖下。



大王慌了，赶快丢了枪，双手按住铜锤不放。三春跳下马，只一拉，仅把大王拉落马下。她喝道：「算你也是个英雄，饶你去吧。」那大王却立起身说：「请王嫂上舆。」三春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敢称我王嫂？」



大王笑道：「实不相瞒，我是高怀德，南宋王令我来接，试试王嫂的武艺。」三春大喜。陶龙道：「这般开玩笑，岂非以性命为儿戏？」怀德说：「方才所射三箭没有箭头，倒是令妹的锤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」说得大家都乐了。



吉期將到，鄭恩沉不住氣，跑到趙匡胤這裡說：「二哥，預備酒席的銀子算來還不夠，要向你借用幾千兩，這是第一件，第二，這女娃娃，兄弟越想越氣，等拜過堂，樂子呷足酒，不去睬她，顧自己大睡，你道好吗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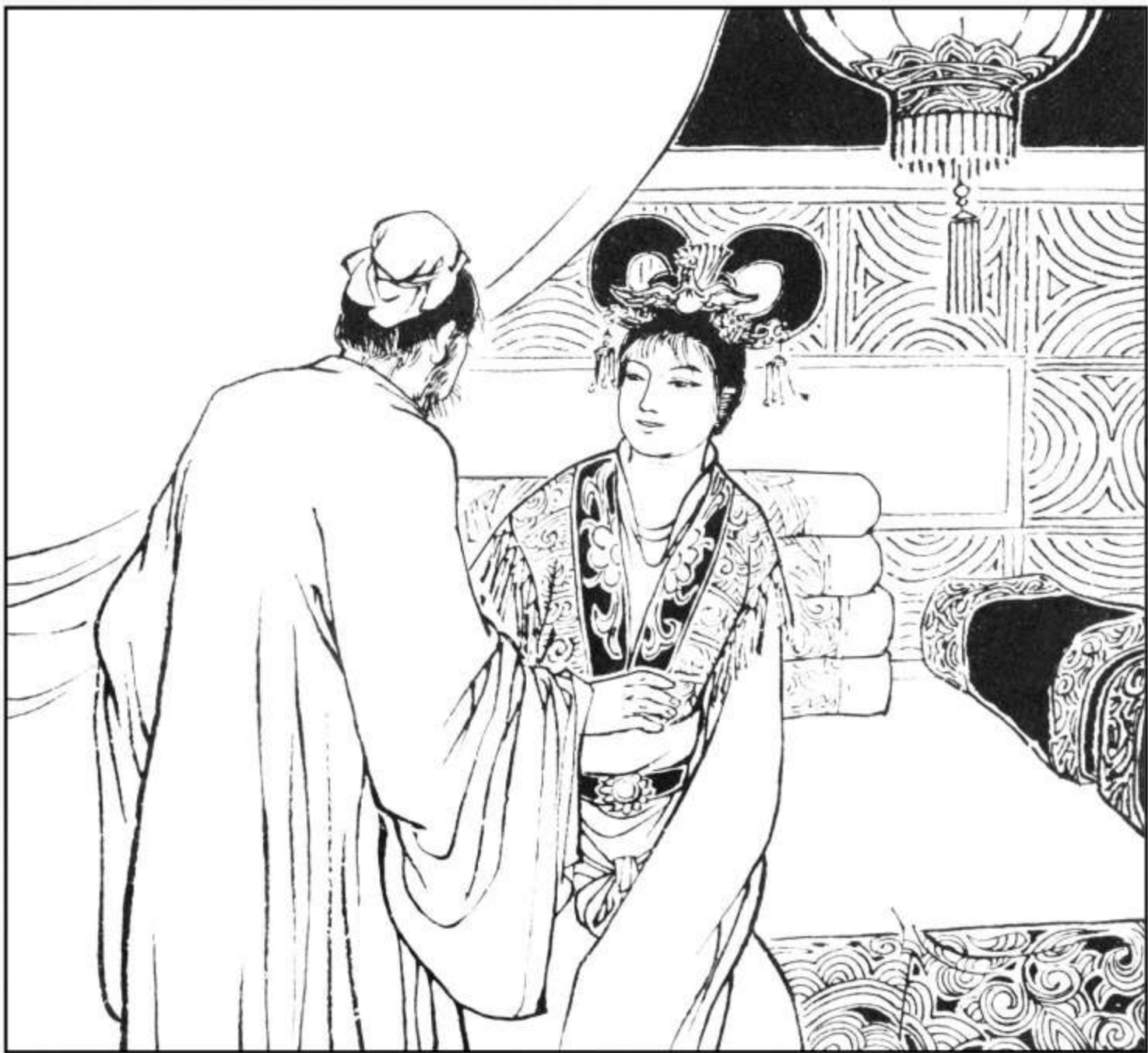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说：「倘若如此，你又要讨打了。她发起怒来，拳锋到处，只怕你无力承当，那时我也不好来救你。明日拜堂后客散安寝，你要和颜悦色，言语温柔，这才彼此欢洽。」把郑恩劝回府去，认真准备喜事。



吉日这天，夫妻交拜，送入洞房后，郑恩又出来敬酒；席散送客，重新进房，见了三春，作了一揖。三春回了一福。二人宽了蟒袍，丫鬟接去收拾。郑恩挥手道：「春香姐腊梅姐一路辛苦，不必在此侍候了。」



丫鬟出去，掩上房门，郑恩说：「夫人还记得瓜园的事吗？」三春道：「那时鲁莽冲撞，谁知是宿世姻缘。往事不必再提。」郑恩说：「早知是你老公，不会打得那么重吧？」说着伸手要去解她的扣带，三春用手推开道：「各人自便。」



不提郑恩与陶三春夫妻和美，且说柴荣自从河东回来，万事不再请示太后，由自己亲裁。他励精图治，委赵匡胤精简军队；派张光远韩通到冀州、青州兴水利，筑城池，以防契丹；然后派大将王景、向川征讨西蜀小朝廷。



西蜀主孟昶连失数寨，差王立中持书向南唐小朝廷借兵。王立中回蜀路上被向训拿获解到汴京，柴荣怒斩王立中，决定出兵讨伐南唐。赵匡胤道：「地理不熟，敌情不明，臣拟与四五兄弟扮作贩马客先去探望虚实。」柴荣大喜。



于是先派家将到边郡张光远、韩通那里买来百十四匹好马，匡胤与郑恩、高怀德、韩令坤、李重进五人，扮作辽邦贩马客，离汴京往金陵进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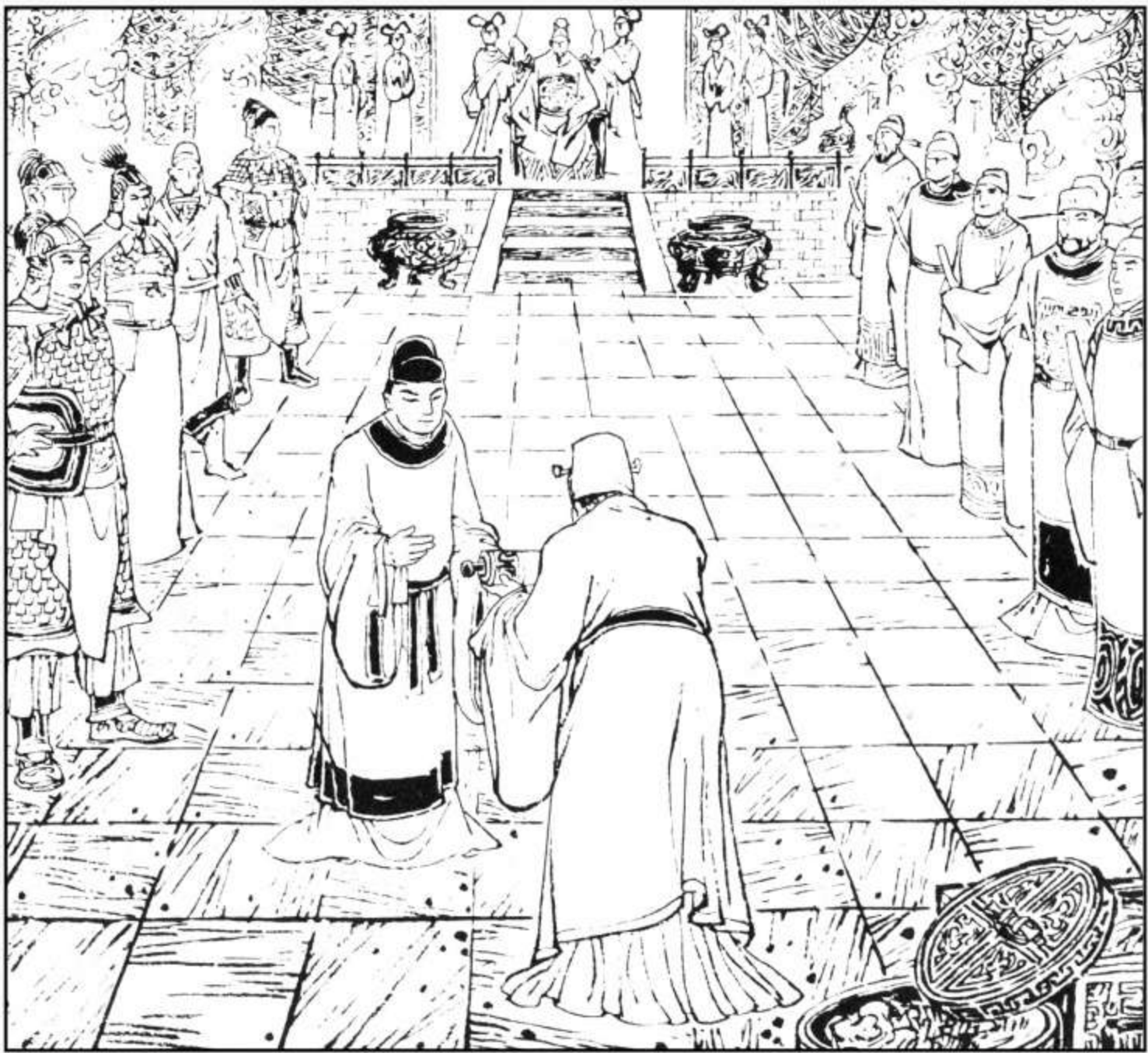
五人到金陵，在南唐刘仁瞻元帅府的中军那里挂号。中军禀告元帅，仁瞻喜道：「我朝要出兵救西蜀，正等马匹；辽客之马，先令自卖五日，其余照时值估价收购。」匡胤等遂以卖马为名，偷觑城郭破绽，遍看攻打接应之处。



五人把馬一半卖给市场，一半卖给帅府，将南唐虚实探听清楚，回到汴京匡胤奏道：「南唐地广民殷，李煜沉湎声色，将帅毫无防备，陛下可用他连结西蜀之罪名，兴师讨伐。」柴荣下诏亲征，拜匡胤为元帅。



南征之战，节节胜利，前后共得地十四州六十县。南唐主李煜屡战屡败，几次求和不准，末了只得上表称臣。柴荣这才允许罢兵。南唐除献银、钱、茶、谷共值二百万两之外，又用老法子，选取绝色美女二人，献给柴荣。



两个美女，一名秦若兰，一名杜文姬。柴荣看了大悦道：「名色两美，足供朕优闲之用，可收入御乐院。」从此以后，苦出身的柴荣变了；日里吹弹歌舞，夜里迷恋淫乐，政事日渐荒怠。



不久，柴荣嫌御乐院陈旧，在内苑新建一赏花楼，专藏这二位美女。楼成之日，他下旨要百官人人献奇花异草，郑恩听说此事，特地来见匡胤，约他同去以献花为名，乘机讽谏。当日，弟兄二人遂结伴同至内苑。



柴榮正與秦若蘭、杜文姬飲酒。匡胤說：「陛下久不坐朝，恐有荒政事。」柴榮道：「干戈連年，難得安逸；醉酒婦人，人之常情，何必嚕蘇！」鄭恩說：「陛下不聽忠言忘了本，恐有不測，悔之無及。」柴榮拂袖而入。



匡胤郑恩出了内苑，忧心忡忡，到相府与枢密范质商议，怎样才能使皇帝回心转意，重理朝纲。范质说：「二位何不把赏花楼点火烧了，或可挽回圣上之心。」郑恩道：「此计大妙，说干就干！」



次日，匡胤密令守官军校准备放火用具。郑恩躲在赏花楼下，将近二更天，放起火来。柴荣正在楼上左拥右抱，吓得浑身哆嗦，郑恩上去背了他就跑。两个美女边哭边走，尖声喊救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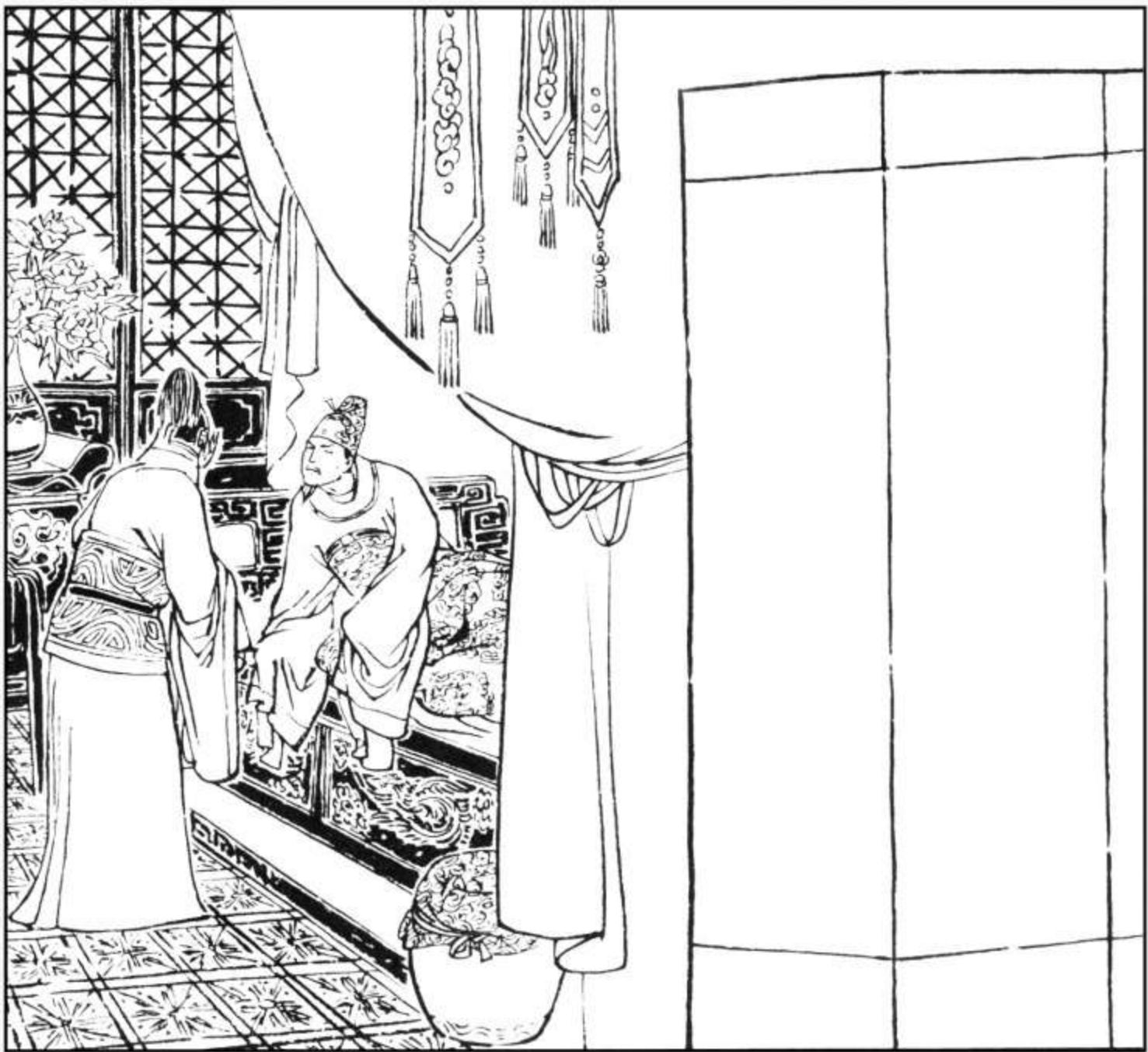
忽见匡胤叫她们：「速来速来！」二姬只当真心相救，奔上前去；竟被匡胤使出当年血溅御勾栏的狠心辣手，左挟秦若兰，右提杜文姬向火焰里一抛，活活烧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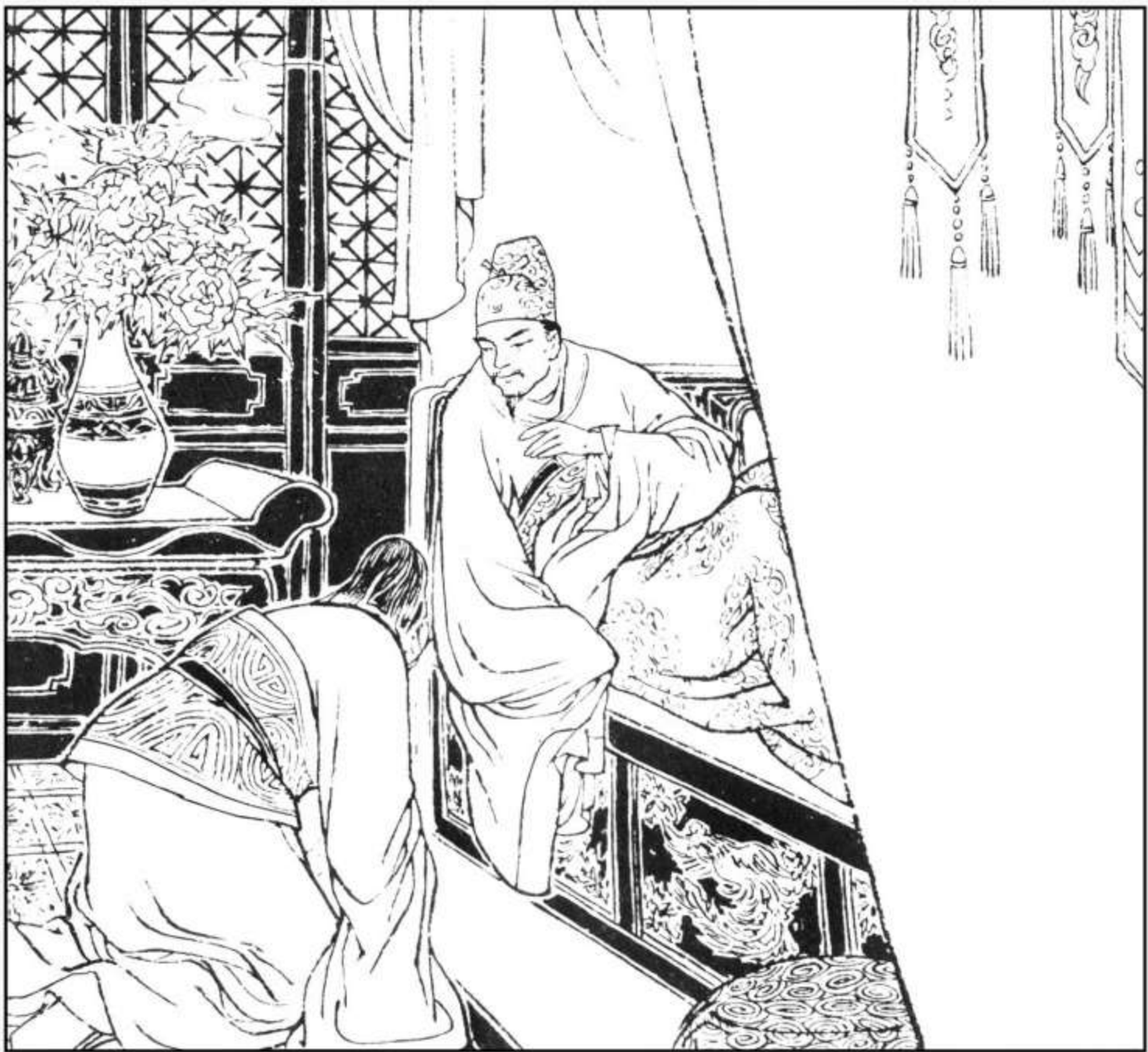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军士见美女已死，各提水器很快救灭了火，但赏花楼已成白地。群臣进宫向皇帝称贺，柴荣问：「二姬何在？」匡胤道：「火势甚大，救了陛下，来不及救她们，红粉烧成死灰了。」柴荣一声「惜哉！」伤心得顿足槌胸。



柴榮一受火驚，二惜美女，漸漸病重，不思飲食。外鎮節度使韩通來京，進宮探病，柴榮說了得病原因。韩通悄悄告密道：「听说这一把火，是郑恩放的；陛下心爱的两个美女，是赵匡胤投进火堆的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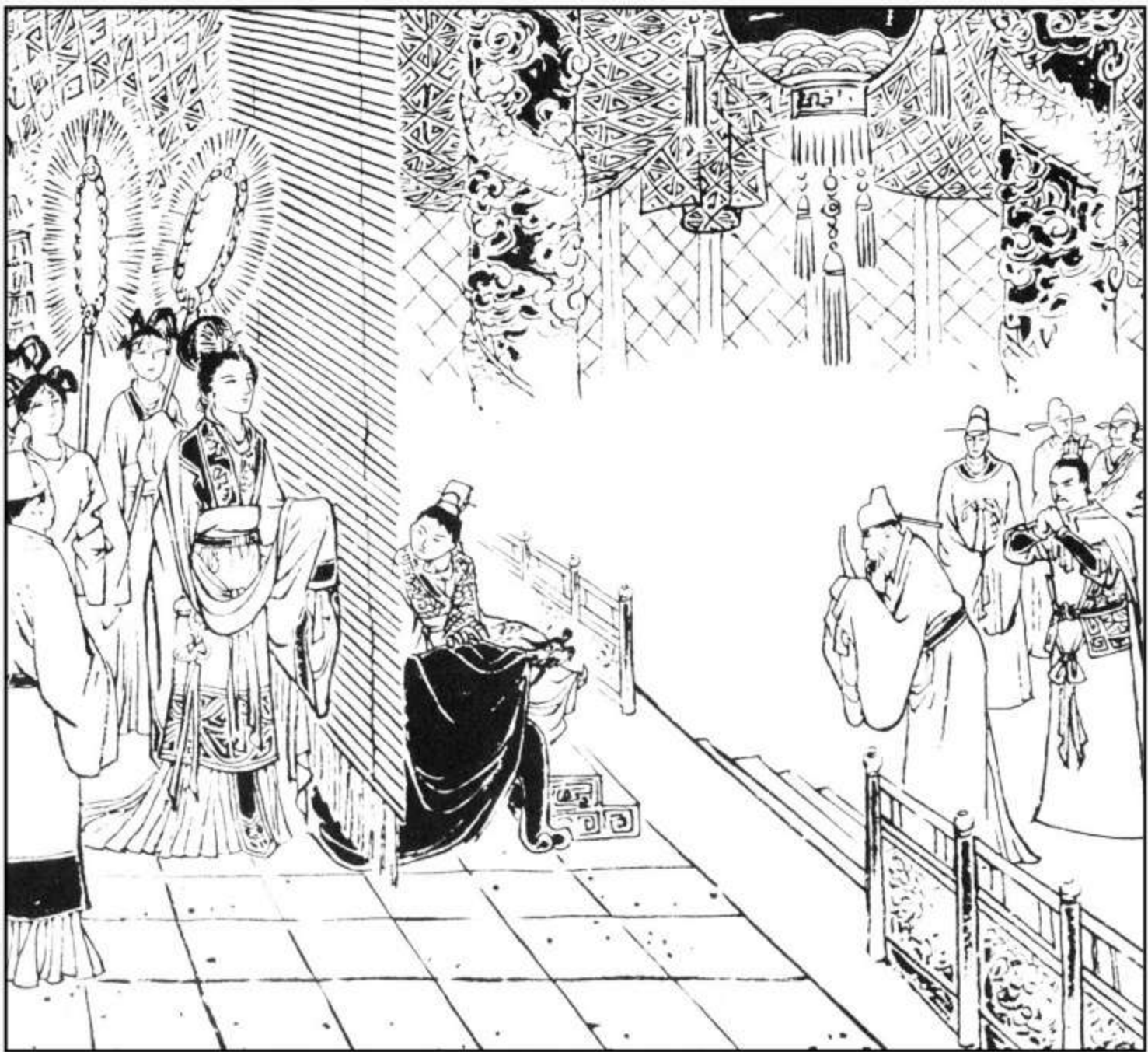
柴荣说：「朕已知是他二人，念系御弟，不忍问罪。」遂留韩通在朝，加封充侍卫亲军副指挥使，兵权仅次于匡胤。韩通谢恩而退。这人与匡胤有解不开的冤仇，从此更对匡胤暗暗怀着戒心。



不料柴榮少年窮苦，初因北征鞍马劳顿，后因日理万机，心力交瘁，近年来酒色戕伤太甚，以致病人膏肓；这一晚将七岁的儿子梁王宗训托孤于左右丞相范质、王溥后，中年驾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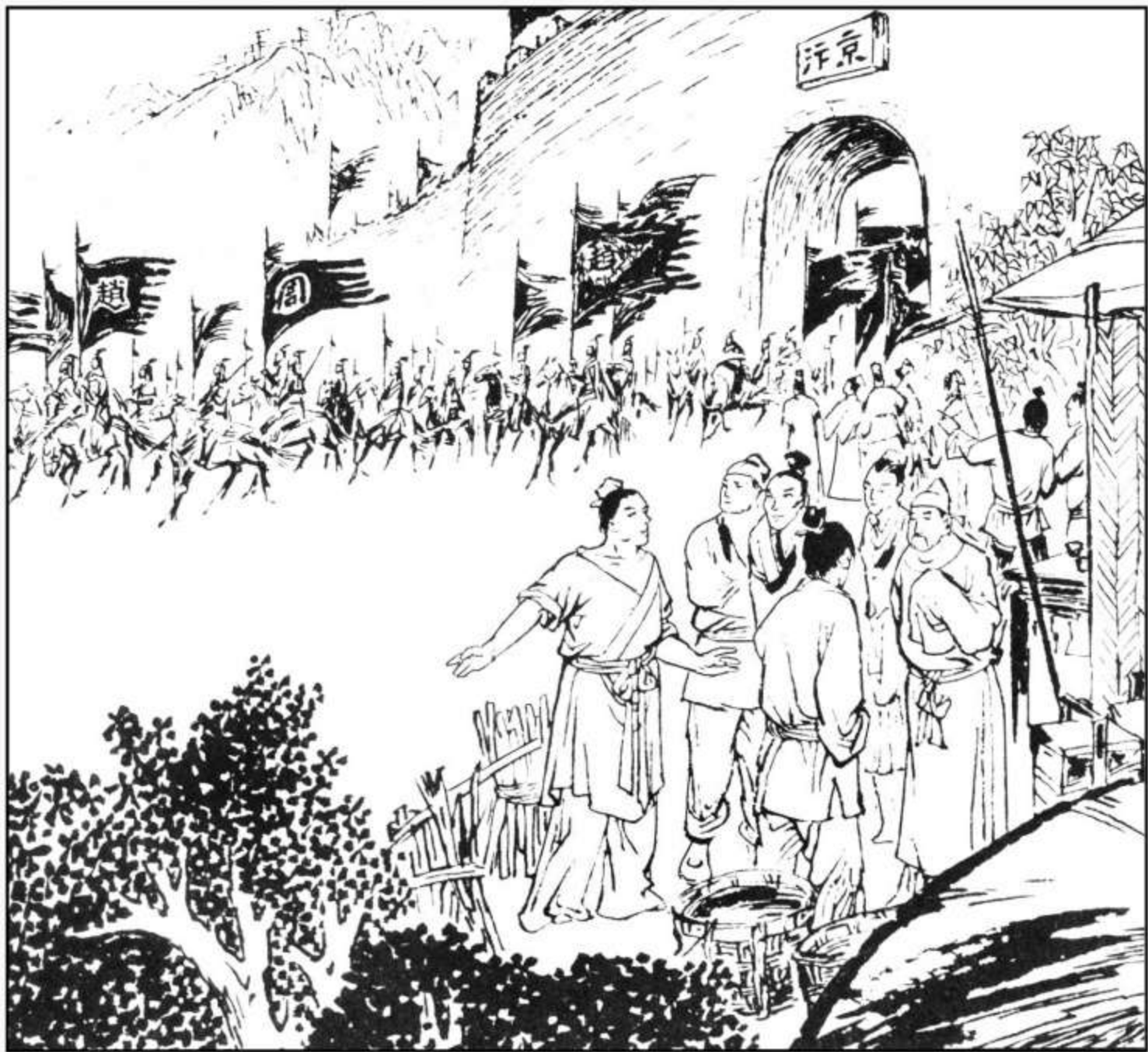
幼帝在靈柩前即位，柴榮之妻符太后垂帘听政，封趙匡胤為都點檢。不數日，忽傳北漢王劉鈞結合契丹，大舉入寇。太后急召文武商議，范質奏道：「北軍勢大，只有都點檢趙匡胤可以抵禦。」太后即封匡胤為大元帥，領兵出征。



赵匡胤调集各镇有王、侯爵位的帅臣，也就是他的十兄弟，择定日期，合兵出发。忽见隐遁已久的苗光义来到军前，扬言：「你们看不见，我可看见了，小太阳下面有个大太阳。时候已到，时候已到。」说罢又飘然而去。



当日赵匡胤领三军浩浩荡荡，出了汴京。京城居民，谣言四起，大户奔走相告：「要变天！要改朝换代！」有的富户甚至携家躲避。符太后与幼主在深宫却一点也不知道。



大军来到陈桥驿，天色已暮，众将令军士在驿门外屯聚。
大元帅匡胤进帐休息。



晚饭后，高怀德忽对众将说：「周主年幼，太后妇道，文臣庸懦，我等北征中出生入死，功劳有谁知道？不如立都点检大元帅赵公为天子，然后北征，统一天下，有功必赏，诸公以为如何？」众将正在计议。



赵普出来说：「赵公威名素著，中外归心，此番一入汴京，天下就大定了。我等应乘今夜准备，明早行事。」众将无不赞同，各自运动中下级将官，整顿军伍，四更天集合在驿门口，只等匡胤起身。



天色微明，众将直入帐中，高叫：我等同心，愿立大元帅为皇帝！匡胤披衣起身，未及诘问，石守信已将黄袍加在他身上，抱到椅子上众将下拜，齐呼万岁。



匡胤道：「此事何等重大，尔等竟仓卒为之！」赵匡义上前说：「此虽人谋，亦天意也。苗光义十几年前的预言，句句应验，兄长不可迟疑，救天下者，当使百姓有利，京城乃天下之根本，愿下令将士，入城不可骚乱就是。」



匡胤遂步出驛館，向全軍下令：「太后与幼主，不得冒犯；文武百官，不得侮辱；朝中府庫，不得搶劫，遵命者有賞，违命者斬！」军士齐声答应：「谨遵命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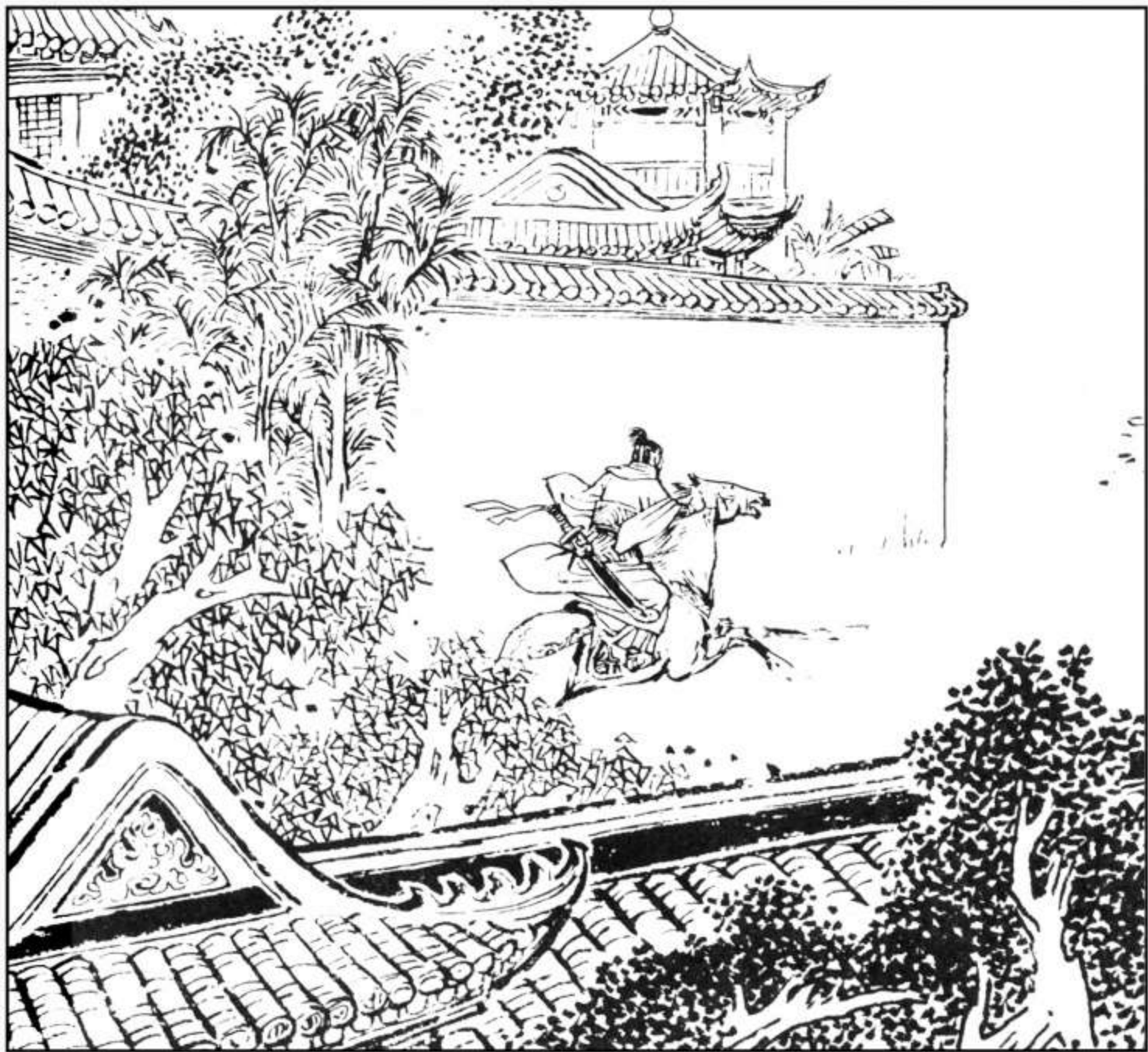
全军秩序井然，同进汴梁，从仁和门入城，秋毫无犯。匡胤令军士归营，自己退进公署。



时早朝未散，太后闻陈桥兵变，大惊失色，幼主只会啼哭。范质道：「保举赵匡胤出兵而致叛乱，臣之罪也。」韩通说：「请太后诏告天下，必有忠义勤王的起来声讨叛逆。为今之计，臣马上去力擒匡胤，未为晚也。」说罢匆匆出宫。



备，
把他杀死。
韩通从官中出来，策马狂驰，要到赵匡胤公署，乘其不



不料禁军教头王彦升心向匡胤，引所部禁军，紧紧追上韩通。韩通以为他是来帮助自己的，毫不提防；刚进公署大门，就被王彦升一刀砍去脑袋。



紧接着郑恩、高怀德把左右丞相胁迫到公署。范质责问匡胤：「公乃世宗亲信重臣，乘丧乱欺寡孤，何颜见先帝于地下？」匡胤泪下。罗彦威拔剑道：「三军无主，众将拥立，有异言者斩。」王溥、范质只得下拜。



于是范质、王溥奉匡胤入朝，召集百官，赵普叫翰林院科士陶谷捧出幼主禅位诏书，侍郎宴仪宣读。匡胤登崇元殿，加上天子的冠冕，受群臣朝贺。赵匡胤定国号为宋。周宗训与符太后迁出皇宫去到房州，后周就此亡掉。



宋皇進宮，立賀金蟬為皇后，杜麗容為西宮，韓素梅為偏宮，把個皇子博魚郎祿哥快活得像麻雀般七跳八跳。



这时华山隐士陈抟，骑驴走过京城，左有苗光义，右有褚元。听说赵匡胤登位，陈抟拍手大笑道：「从此大局已定，好在宋皇亲口答应我免去华山地税，我可以睡它几百年安稳觉了。」《飞龙传》到此结束。



連盟

WWW.SHUQU.NET

打造最专业的网络连环画



未经许可 请勿转载

原创团队：汪洋水手 罗亚方舟 雪中人
侠骨丹心 蜡笔小啰 小成兄
森木风雨 小学佳 艺

全套10集